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日 知 錄

(九)

顧 炎 武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目錄

(九)

著武炎顧

書叢本基學國

日知錄集釋

卷二十七

漢人注經

左氏解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注傳必曲爲之疏通。殆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往往駁正。如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浸潁。潁注云。潁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滂。注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滂。營軍臨隨。則滂宜屬荊州。在此非也。儀禮喪服篇。唯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注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注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篇。用尹祭。注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於禮記則尤多置駁。如檀弓篇。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注云。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注云。恃寵虐民非也。叔仲衍請纁衰而環絰。注云。弔服之絰。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注云。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

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斷薄刑。決小罪。注云。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母有壤墮自相違。似非。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鼃。注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注云。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嘗竝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郊特牲篇。季春出火。注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記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辛。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陳也。注云。尸或詁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明堂位篇。夏后氏尙明水。殷尙醴。周尙酒。注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尙非。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注云。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鬻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雜記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注云。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注名。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此其所駁。雖不盡當。視杜氏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經注之中。可謂卓然者乎。楊氏曰。古人注書之體。本就書注書。不爲駁難。小顏云。詆詞言辭。摘摭利病。乃效矛盾之仇讎。非復粉澤之光潤。顧氏所取正所訶也。

論語子見南子注。孔安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此亦漢人疑經而不敢強通者也。

宋黃震言。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如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解曰。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迺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惡內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挈。傳。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解曰。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鬪。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僖十四年。季姬及緡子遇于防。使緡子來朝。傳。遇者。同謀也。解曰。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又事之不然。左傳曰。緡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緡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古

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解曰：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解曰：蔡侯般弑父之賊此人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於中國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解曰：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纂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襲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以上皆糾正傳文之失

孫氏曰尚有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一事

宋吳元美作吳縝新唐書糾謬序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原注顏師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爲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爲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裨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可謂卓識之言

爾雅釋山。多草木。帖。無草木。峽。

〔原注〕疏。峽當作岨。

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硃毛。傳引之互相反。鄭康成箋詩

采繁。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裼。誤作禮記。皇矣。引左傳。鄭公子突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晉士會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誤合爲一事。注周禮大司徒。引左傳。成二年。先王疆理天下。誤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誤作土地。射人。引射義。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誤作樂記。縣士。引左傳。韓襄爲公族大夫。誤作韓須。注禮記月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誤作九月。引詩。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誤作受福無疆。范武子解穀梁傳。莊十八年。引玉藻。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誤作王制。郭景純注爾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誤作行或尼之。引易。輦用黃牛之革。固志也。誤以革遯二爻合爲一傳。韋昭國語注。公父文伯母賦綠衣之三章。誤引四章。高誘淮南子注。引詩。鼉鼓逢逢。誤作鼉鼓洋洋。孔穎達左傳。文十八年正月。引孟子。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誤作伊尹聖人之和者也。蘇軾書傳。伊訓。引孟子。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誤作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游。朱震易傳。井大象。引詩。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誤作知我者。謂我劬勞。趙汝楫易輯聞。蹇大象。引孟子。我必不仁。我必無禮。誤作我必不仁不義。朱元晦中庸章句。引詩。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誤作至于大王。詩集傳。閔予小子。引楚辭。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誤作三公揖讓。

朱子注論語。夏曰瑚。商曰璉。此仍古注之誤。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曰璉。商曰瑚也。享禮注。

引發氣滿容。今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

孟子有爲神農之言。注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仁山金氏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注偶誤未及改。

楊用修言。朱子周易本義。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誤以合虛爲合參。原其故。乃自荀子注中引來。不自韓非子采出也。按伍所以合參。安得謂之合虛。乃今韓非子本誤。

姓氏之誤

穀梁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南非姓。姓字衍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諡也。父非諡。諡字衍文。

詩白華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字當作姓。此康成之誤。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乃是曲爲之解耳。

朱子注論語。孟子如太公姜姓。呂氏名尙。其別姓氏甚明。至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子文姓鬬名穀於菟之類。皆以氏爲姓。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則併姓氏而爲一矣。豈承昔人之誤而未之正與。
原注宋自夾際鄭氏始著氏族略以前人多未講此故博古圖言州吁姓州而徽宗欲倣周人王姬之號故公主謂之帝姬也

左傳注

隱五年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按子元疑即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字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卽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拒以敗王師固卽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巖邑能無篡國乎

十一年立桓公而討寯氏有死者沈學博曰言僅有死者又非首惡也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解曰欲以弑君之罪加寯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非也

桓二年孔父嘉爲司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字而嘉其名沈學博曰若以孔父爲名則夫按子得氏之始不應以所諱爲氏

家語本篇曰宋濬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原注說文孔从乙从子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

字子

鄭康成注士喪禮曰某甫字也若言山甫孔甫

原注甫父通

是亦以孔甫爲字劉原父以爲已名其君於

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竊意春秋諸侯卒必書名而大夫則命卿稱字無生卒之別原注劉原父亦云大夫再命稱名三命稱

字亦未嘗以名字爲尊卑之分桓十一年鄭伯寤生卒葬鄭莊公宋人執鄭祭仲原注杜氏以仲爲名而足字亦拘於例也

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陳歸于蔡名其君於上字其臣於下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爵其臣於上。名其君於下也。然則孔父常亦其字。而學者之疑。可以渙然釋矣。

君之名變也。命卿之書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解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解曰。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非也。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爲尊者諱。沈學博曰。後漢

書孔融傳曰。劉表所爲不軌。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其諱之。齊兵次楚。惟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畿內諸侯。天王問罪。師敗身夷。可書之事。莫大於此。豈緣不告而不書哉。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以戎故不足諱也。

六年不以國解曰。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謂以列國爲名。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解曰。君楚君也。愚謂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解曰。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愚謂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莊十二年。蕭叔大心。解曰。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衍。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爲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十四年。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解。莊公子傳。惟見四人。子忽。子廩。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除此四人之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二年。山嶽則配天。解曰。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非也。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戴於此。或恐有誤。顧司業曰。杜解非。傳謂非常者。以六月爲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尤大。不比尋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云餘月則否者。餘月則常月也。經於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此爲首見。故須發例。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姚氏曰。案此杜自以長歷推之。而以辛未當爲七月朔。傳未有云也。此下惟正月之朔。云云。疑後人襲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語。而屬入之。不則前此經師引此以解用牲于社之非。而引傳文耳。後人誤爲傳文。遂莫能辨。若傳當日本有此文。則此周六月。乃宜鼓之。月何云非常。且左氏似亦未以六月爲七

月之失。若當日推其當在七月。則亦必正其失矣。

僖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解曰。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蓋齊侯以爲楚罪而問之。然昭王五十二年南征不復。至今惠王二十一年。計三百四十七年。此則孔文舉所謂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者也。五年。太伯不從。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曰。鄭以非時興土功。故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但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十五年。涉河侯車敗。解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此二句乃事實。非卜人之言。若下文所云。不敗何待。則謂晉敗。古人用字。自不相蒙。三敗及韓。當依正義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故曰寇深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非也。杜氏解。但云韓晉地。卻有斟酌。

十八年狄師還。解曰：邢留鉅衛，非也。狄強而邢弱，邢從於狄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其下年衛人伐邢，蓋憚狄之強不敢伐，而獨用師于邢也。解曰：邢不速還，所以獨見伐，亦非。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解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非也。大司馬卽司馬子魚。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卽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卽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曰：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盧氏曰：案左傳大司馬之官，在宋亦不多見。惠氏棟謂固卽公孫固是也。謂下司馬乃子魚，非司馬卽大司馬。固文承上省大字耳。考韓非外儲說左上說此事云：右司馬馬購強趨而諫，購強似卽固之字。其義正相合。〕〔汝案：〕更記宋世家凡諫詞皆屬目夷，似大司馬卽子魚。盧洵杜解非是。

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田。蓋之推旣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解曰：不同陳故言及，非也。及者，殊戎翟之辭。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又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卽歲之終可知也。今

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是也

〔原注〕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爲蔀

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爲蔀首也錢氏曰凡蔀首之歲無閏餘今有閏餘一不得爲蔀首故言魯推步不正孟康說誤

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

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蓋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之意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

二年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此卽上文所謂我辭之者也解謂晉不聽而變計者非

三年雨螽于宋解曰宋人以螽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夫隕石鵲邊非喜而來告也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解曰畏國人以大義來偁己非也畏穆嬴之偁也以君夫人之尊

故〔汝成案〕義亦正釋且字則杜注爲得

十三年文子賦四月解曰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之詩常取亂離瘼矣維

以告哀之意爾

宣十二年宵濟亦終夜有聲解曰言其兵衆將不能用非也言其軍囂無復部伍

〔楊氏曰〕觀亦字則杜解爲是

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必言僕大夫者以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解未及

〔沈學博曰〕僕大夫如王之太僕掌內朝之事

十六年鄆之師荀伯不復從解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非也謂不復從事于楚

〔沈學博曰〕不復從者謂晉之餘師不能軍或說

荀鑿爲楚師所獲，不復從軍而歸。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爲壹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襄四年有窮由是遂亡。解曰：泥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也。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于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

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謂亦兼受楚之敕命者非。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解謂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言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

叔孫固已豫見之矣。

楊氏曰：杜解是以一軍供霸國，豈兩家獨無與者乎？汝成案：如先生說，則季氏三分公室，皆出於爲公，不可罪矣。奸臣計在肥已，而顧以一軍獨供四國之征。

求使孟叔不與，有是理耶？鄭子產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觀此則穆子所謂不能者，可知。周制言大國三軍，次國二軍，然觀晉侯大國也，至獻公始作二軍，魯大國也，至襄公始作三軍，蓋三軍者，備數而不調發。穀梁所云：諸侯一軍，據常所調發者言之，未可非也。以邱乘之法計之，則天子當得十

二軍，諸侯當得六軍，以其半爲養卒，唯田與追胥則畢發。此王者之法制，而非見行之實事也。後世三萬

戶以上，便爲大郡，以百里七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解曰：故經書圍，非也。圍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沈學博曰：通志長城鉅防，在

二十一年得罪於王之守臣。守臣謂晉侯。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以爲范宣子非。

【汝成案】守臣當依杜氏謂范宣子。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宣子天子命卿。而欒桓子又未嘗得罪於諸侯。

二十三年禮爲鄰國闕。解曰。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非也。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總麻三月。言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於母之兄弟乎。【沈學博曰】第舉禮爲鄰國者。而平公之非禮著矣。杜預直以杞孝公是鄰國之君。則上文言悼夫人喪之何謂也。

二十八年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解曰。善其不志於貨財。非也。邵國賢曰。此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愚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三十一年我問師故。問齊人用師之故。解曰。魯以師往非。

昭五年民食于他。解曰。魯君與民無異。謂仰食於三家。非也。夫民生于三而君食之。今民食于三家。而不知有君。是昭公無養民之政可知矣。

八年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解以輿爲衆。及謂欲以非禮厚葬哀公。皆非也。輿嬖嬖大夫也。言輿者。掌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佩。殺馬毀玉。不欲使楚人得之。

十年棄德曠宗。謂使其宗廟曠而不祀。解曰。曠空也。未當。

十二年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禮也。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爲合禮。解但得其一偏。

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忘其葬器。是福祚之不登。惡在其爲叔父乎。解以爲福祚不在叔父。當復在誰者非。

十七年。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解以爲安君之災者非。

十八年。振除火災。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解以振爲棄。未當。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有他竟之憂也。解謂雖與他國爲竟者非。

二十三年。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解以爲劉蚩之父獻公非。

【汝成案】書無先君句。

二十七年。事君如在國。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卽別立一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范鞅所言。正爲此也。解以爲書公行。告公至。謬矣。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解曰。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非也。吳越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沈學博曰。鄭康成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按淮南天文星部。

地名。斗牽牛。越須女。吳晉書天文志曰。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于辰在丑。吳越之分。野陳卓揚州。躔次云。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斗一度。臨淮入斗四度。廣陵入斗八度。泗水入斗一度。六安入斗六度。是吳越同次而異宿。此年歲星適在越分。若使吳越共之。史必不云。越得歲也。鄭精於歷算。有以知之。錢學博曰。案漢志以後。皆以斗爲吳分。野牛女爲越分。野時歲星初入星紀。反是。吳得歲矣。惟越絕書云。越南斗也。吳牛須女也。然後越獨得歲。淮南天文訓以須女爲吳。與越絕書正合。但須女爲元枵之次。而得爲吳者。秦歷冬至在牛之六度。故耳。

定五年卒于房。房疑卽防字。古卩字作𠂔。脫其下而爲防字。漢仙人唐公房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陽武爲吳防侯。字亦作防。

哀六年出萊門而告之。故解曰。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曰。萊門。陽關邑門。

十一年爲王孫氏。傳終言之。亦猶夫概王奔楚爲堂谿氏也。解曰。改姓欲以辟吳禍非。

凡邵陸傳三先生之所已辯者不錄。汝成案。明邵寶誤左傳注。解辨誤二卷。俱見四庫全書總目。一卷傳遜誤左傳注。解辨誤二卷。陸彙誤左傳附注五卷。後錄。

考工記注

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正義曰。此蓋有文。今檢未得。今按司馬相如上林賦云。紛溶葡萄。猗棍從風。字作葡。晉蕭原注。宋玉九辯。葡萄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瘵。傷張衡西京賦。鬱若薔薇。橫爽橫樛。樛卽此異文。而上文旣建而迤。崇於軫四尺。注。鄭司農云。迤讀爲倚移從風之移。正義則曰。引司馬相如上林賦。原注。弓人居幹之道。當栗不迤。則弓不發。注同。疏其下句。忘其上句。蓋諸儒疏義。不出一人之手。

爾雅注

爾雅釋詁篇。楷直也。古人以覺爲楷。禮記緇衣。引詩有覺德行。作有楷德行。注未引。釋言篇。郵過也。注。道路所經過。是以爲郵傳之郵。恐非。古人以尤爲郵。詩賓之初筵。是曰旣醉。不知其郵。禮記王制。郵罰麗于事。國語。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家語。芾而靡裘。投之無郵。漢書成帝紀。天著變異。以顯朕郵。五行志。后妾

當有失節之郵。賈誼傳。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谷永傳。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外戚傳。班婕妤賦。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敘傳。譏苑扞偃正諫舉郵。皆是過失之義。列子。魯之君子迷之郵者。則又以爲過甚之義。〔原注〕文選盧諶贈劉琨詩。卷同尤良用乏驥驥。李善引杜氏左傳注。郵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古字通。汝成案。郵傳是正義。以爲過失之尤是通義也。

國語注

國語之言。高高下下者二。周太子晉諫靈王曰。四岳佐禹。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謂不墮高。不墮卑。順其自然之性也。申胥諫吳王曰。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謂臺益增而高。池益浚而深。以竭民之力也。語同而意則異。

昔在有虞。有崇伯鯀。據下文堯用殛之於羽山。當言有唐。而曰有虞者。以其事載於虞書。

至于元月。王召范蠡而問焉。〔原注〕爾雅釋天。九月爲元。注云。魯哀公十六年九月。非也。當云魯哀公十六年十一月。夏

之九月。

楚辭注

九章惜往日。甘澹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注。謂罪及父母與親屬者。非也。蓋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召秦禍。今頃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卽原所謂禍殃之有再者也。大招。青春受謝。注以謝爲去。未明。按古人讀謝爲序。儀禮鄉射

禮。豫則鈎楹內。注。豫讀如成周宣榭之榭。周禮作序。孟子。序者射也。謂四時之序。終則有始。而春受之爾。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傳舉兮殷周興。忌齷專兮郢吳虛。此援古賢不肖君臣各二。丁謂商宗武丁。舉傳說者也。注以丁爲當非。

荀子注

荀子案角鹿。埴隴種。東籠而遶耳。注云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原注]新序第三卷亦言隴種而退。劉學博曰案角字當爲衍文蓋涉上而誤。今考之舊唐書竇軌傳高祖謂軌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爲公所斬略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芒山之戰周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墜地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罵曰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尙有此語。

淮南子注

淮南子詮言訓。羿死於桃楸。注云楸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注云桃部地名按部卽楸字。一人注書而前後不同若此。

史記注

秦始皇紀。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五百石以下秩卑任淺故但遷而不奪爵。其六百石以上之不臨者亦遷而不奪爵也。史文簡古兼二事爲一條。

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其時已秋歲將盡矣。今年不驗則不驗矣。山鬼豈能知來年之事哉。遷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謂稱祖乃亡者之辭。無與我也。皆惡言死之意。梁氏曰。今年祖龍死。當依搜神記。作明年。今字必明字之譌。證有二焉。一。果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其言驗。一。始皇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譏其伎倆。僅知今年。若明年之事。彼豈能預知乎。幸其言不驗。李白古風云。璧遺瀉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乃知太白唐時所見史記本。尚無譌也。余又得一證。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及初學記卷五。引史記政作明年。可補閻氏所未及。

始皇崩於沙丘。乃又從井陘抵九原。

原注。今大

然後從直道以至咸陽。回繞三四千里而歸者。蓋始皇先

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若徑歸咸陽。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載輶輶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雖君父之尸。臭腐車中而不顧。亦殘忍無人心之極矣。

項羽紀。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言蝱之大者。能搏牛而不能破蝨。喻鉅鹿城小而堅。秦不能卒破。

鴻門之會。沛公但稱羽爲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其時羽未王也。張良曰。誰爲大王。畫此計者。其時沛公亦未王也。此皆臣下尊奉之辭。史家因而書之。今百世之下。辭氣宛然如見。又如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其時秦亦未帝。必以書法裁之。此不達古今者矣。

背關懷楚。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

古人謂倍爲二。

原注。孟子。卿祿二大夫。

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齊得十二。言十倍也。

孝文紀。天下人民未有慊志。與樂毅傳先王以爲慊於志。同皆厭足之意。荀子惓然不慊。又曰。由俗謂之

道盡嘽也。又曰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嘽也。又曰不自嘽其行者言濫過。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嘽。又曰膳啗之嘽於口。竝是慊字而誤從口。大學此之謂自謙。亦慊字而誤從言。呂氏春秋苟可以慊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亦慊字而誤從人。梁氏曰嘽即慊漢書作慊志義同索隱以爲不滿之意非也。

三年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言晉陽誤也。然此注已見卷首中都下。

文帝前后死。竇氏妾也。諸侯皆同姓。謂無甥舅之國可娶。索隱解非。原注漢書無此句。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漢書多有食晦者。蓋置朔參差之失。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當作月耳。錢氏曰古法用平朔。故日食有在晦及二日者。唐以後改用定朔。由是日食必在朔。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讓。謂先共祝詛已而欺負。乃相告言也。故詔令若此者勿聽治。注並非。孝武紀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角獸。一曰元狩云。原注本封禪書是建元元光之號皆自後追爲之。而武帝卽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尙未有年號也。

天官書疾其對國。謂所對之國如漢書五行志所謂歲在壽星其衝降婁。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楚惡之。杜氏解謂失次於北禍衝於南者也。

四始者候之日。謂歲始也。冬至日也。臘明日也。立春日也。正義專指正月旦。非也。

星隕如雨。乃宋閔公之五年。言襄公者。史文之誤。正義以僖公十五年隕石于宋。五注之。非也。

封禪書。成山斗入海。謂斜曲入之。如斗柄然。古人語也。匈奴傳。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又

云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楊氏曰斗是突絕之意。

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勝日謂五行相克之日也。索隱非。天子病鼎湖甚。湖當作胡。鼎胡宮名。漢書揚雄

傳。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原注三輔黃圖。宜春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東。近下杜。故卒起幸甘泉。

而行右內史界。索隱以爲湖縣。在今之閿鄉。絕遠且無行宮。梁氏曰。攷史漢及黃圖。水經注四皆作湖。乃古通用字。如湖陵縣。史漢多作胡陵。風胡子。

吳越春秋作湖。可證。又漢志京兆湖縣注云。故曰胡。武帝建元元年更名湖。通典曰。鼎湖卽此。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按此卽謂武帝服虔以爲高祖非。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死於海上。非死於泰山下也。索隱所引新論之言殊謬。

河渠書。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崖當作岸。漢書古今人表。屠岸賈作屠顏賈是也。師古注。謂山

領象人之顏額者。非。其指商山者尤非。劉敞已辯之。錢氏曰。顏與崖聲相近。

衛世家。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是頃侯以前之稱伯者。乃伯子男之伯也。索隱以爲方伯之伯。

雖有詩序。旄丘責衛伯之文可据。原注鄭氏箋曰。衛康叔封爵爲侯。今伯者。時爲州伯。周禮九命作伯。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

伯之伯而繫謚者。

〔原注〕周公召公二伯也。其謚則曰文公康公。姚刑詁曰太史公以康伯及考伯以下五世皆稱伯。至頃侯稱侯。故疑衛本伯爵。不知周初字謚之法。其稱伯者以字爲謚。非爵

也。王曰孟侯。衛白康叔爲侯矣。豈待夷王時哉。

楚世家。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乃自立爲一句。爲楚武王爲一句。蓋言自立爲王。後謚爲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子圍弑其王郕敖。而自立爲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云。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司馬穰苴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云。號爲武武。非謚也。此說鑿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沈明經曰〕子嬰父名。知林邑之將亡。孫因祖謚。議楚懷之不振。然父子同名。尤可嗤也。尉佗自立爲南越武帝。此後世事爾。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此。兩國卽謂秦齊也。索隱以爲韓魏。非也。越世家。乃發習流二千。習流謂士卒中之善泅者。別爲一軍。索隱乃曰。流放之罪人。非也。庾信哀江南賦。彼鋸牙而鉤爪。又巡江而習流。

不者。且得罪。言欲兵之。

趙世家。吾有所見。子晰也。晰者分明之意。易大有象傳。明辨晳也。卽此字。音折。又音制。索隱誤以爲鄭子晳之晳。

魏世家。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安陵氏。魏之別封。蓋魏王之使過安陵。有所不快。而毀之於秦。

也。

孔子世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按玉篇彳部。低。除饑切。低徊猶徘徊也。然則字本當作低徊。省爲低回耳。今讀爲高低之低。失之。楚辭九章。抽思低徊夷猶。宿北姑兮。低一作徘徊。

絳侯世家。此不足君所乎。

梁氏云。此不足君所。此字下當有非字。

謂此豈不滿君意乎。蓋必條侯辭色之間。露其不平之意。

故帝有此言。而條侯免冠謝也。

建德代侯。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當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衍有罪二字。

梁孝王世家。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伯夷傳。其重若彼。謂俗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管晏傳。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此言晏子之勇於爲義也。古人

著書。引成語而反其意者多矣。左傳僖九年。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苟

息有焉。言苟息之能不玷其言也。後人持論過高。以苟息贊獻公立少爲失言。以晏子不討崔杼爲無勇。

非左氏太史公之指。孫臏傳。重射。謂以千金射也。索隱解以爲好射。非。

批亢擣虛。索隱曰。亢言敵人相亢拒也。非也。此與劉敬傳搃其肱之肱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

衝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虛。

蘇秦傳前有樓闕軒轅。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殊而走。說文繁傳曰。斷絕分析曰殊。謂斷支體而未及死。〔原注〕淮南王傳太

樽里子傳。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爲正。〔梁氏曰〕策作蒲人於魏。衛必折於魏。與此同一

費解疑有脫誤。索隱引策云。今蒲人於秦。衛必折入而於魏。吳注亦言一本作蒲入於秦。當是。

甘茂傳。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謂歷事惠王。武王。昭王。

孟子荀卿傳。始也濫耳。濫者汜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洗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爲初者非。〔錢氏曰〕

馬說非也。詳上下文義。似謂衍之說。始謂泛濫。而要歸于仁義節儉耳。司馬相如傳贊云。相如雖多虛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語意正相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謂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之意。藉此說以干時。非有仲尼孟子守正不阿之論也。

孟嘗君傳。嬰卒。諡爲靖郭君。以號爲諡。猶之以氏爲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諡爲帝太后。與此同。

王褒賦。幸得諡爲洞簫兮。亦是作號字用。

平原君傳。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信陵君傳。如姬資之三年。謂其資財求客報仇。

徒豪舉耳。謂特貌爲豪傑舉動。非真欲求有用之士也。

蔡澤傳。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豈下當有非字。

樂毅傳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隣里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隣里此爲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

魯仲連傳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謂二國貧小生死之禮不備索隱謂君弱臣强者非楚攻齊之南陽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賈生傳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幹音筦筦轉也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烏活反幹轉也義同而音異今說文云幹蠡柄也从斗軌聲揚雄杜林說皆以爲輅車輪幹烏括切按軌字古案切說文既云軌聲則不得爲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竝音管賈誼服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爲轉也楚辭云筦維焉繫此義與幹同字卽爲筦故知幹管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錢氏曰幹從軌聲音烏括切猶害有害聲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去入不妨相轉也師古之說失之拘泥

張敖傳要之置置驛也如曹相國世家取祁善置田橫傳至尸鄉廐置之置漢書馮奉世傳燔燒置亭梁氏曰案索隱本置下有厠字與漢書同今本脫汝成案張釋之傳從行至霸上居北臨厠注李奇曰霸陵北頭厠近霸水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厠也蘇林曰厠邊側也索隱云劉氏厠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錢氏考異云予謂厠卽側字側旁从人隸變爲厠與厠圖字从广者不同劉伯莊音初吏反小司馬以爲義可兩通蓋厠厠兩字唐以前已相混據此訓厠爲側則史漢皆通矣淮陰侯傳容容無所倚容容卽禺禺字

盧綰傳。匈奴以爲東胡盧王。封之爲東胡王也。以其姓盧。故曰東胡盧王。

田榮傳。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城陽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灘水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敵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無不善畫者莫能圖。謂以橫兄弟之賢。而不能存齊。

陸賈傳。尉佗迺蹶然起坐。謝陸生。坐者跪也。

數見不鮮。意必秦時人語。猶今人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也。賈乃引此。以爲父之於子。亦不欲久恩。當時之薄俗可知矣。〔楊氏曰〕當從注說。

袁盎傳。調爲隴西郡尉。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原注〕張釋之傳。如淳

訓爲選未盡。〔錢氏曰〕調字常从如淳訓。唐人初任皆云調。見於史傳。不勝枚舉。宋時尚有常調。宜好做之。諺常調猶言常選也。明人始有改調之例。里俗相沿。不可以解漢書。

扁鵲傳。醫之所病。病道少。言醫之所患。患用其道者少。卽下文六者是也。

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

也。脫十字。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

梁氏曰：按上文意，家居詔問所治病，不必定在十三年。觀意對詞，有

六年始封，陽虛侯文帝十六年改封，齊文王十六年薨，則皆在十三年已後可見矣。方氏補正，又謂是年乃文帝四年，故盡三年，年三十九，不說年四十者，是年未盡此。因本傳誤書四年而誤解之，惟補正載蔣西谷語爲確。蔣曰：上言受慶方一年，所尙未精，要事之三年，言受讀之年盡三年，時年三十九，出治病卽有驗，如下文所云也。

武安傳與長孺共一老禿翁，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以爲共治一老禿翁者非。

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南越尉佗傳發兵守要害處。按漢書西南夷傳注：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此解未盡。要害謂攻守必爭之地，我可以害彼，彼可以害我，謂之害。人身亦有要害，素問岐伯對黃帝曰：「脉有要害，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

司馬相如傳其爲禍也不亦難矣，衍亦字。

汲黯傳愚民安知爲一句。

鄭當時傳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奏事有涉項王者必斥其名曰項籍也。

酷吏傳尸亡去歸葬，言其家人竊載尸而逃也，謂尸能自飛去怪矣。

游俠傳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延陵謂季札。梁氏曰：延陵季

子非俠且不可言近世與四公子相比徐廣引韓子趙延陵生當以其徧游上國與名卿相結解千金之戰國策作延陵君又不得稱王者親屬疑延陵二字衍漢傳無

鄒而繁冢樹有俠士之風也

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予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非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爲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衢之路

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錢氏曰椎埋漢人語不可輕改先生亦微染俗學

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爲肖者非梁氏曰嚴九能云方

言趙肖小也肖有小義亭林似未考方言

漢書注

漢書叙例顏師古譌其所列姓氏鄧展文穎下並云魏建安中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高帝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注引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此說爲是蓋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留軍戲下爾他處固有以戲爲麾者但云罷麾下似不成文姚氏曰舊說戲水名顏注以戲爲軍之旌麾音許宜反又謂項羽見高祖于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

燒秦宮室不復在戰也。余按顏說非是。羽雖過戲而諸侯軍或留戲下。抑或受羽約于此。解戲爲鷹。羽鷹下耶。諸侯鷹下耶。不辭之甚。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訓幾爲危。未當幾卽機字。如書若虞機張之機。

沈氏曰此說固通。然訓幾爲危者亦當也。左傳宣十二年利人之幾。杜氏

曰幾危也。恐卽此幾字。案本書上下文二說皆可通。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謂書其平日爲人之實迹。如昭帝紀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

韓福等五人帛。宣帝紀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是也。劉攽改義爲儀。謂若今團貌非

楊氏曰漢人義部作誼。作義者謂儀也。貢父是也。

武帝紀元封元年詔用事八神。謂東巡海上而祠八神也。卽封禪書所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之屬。文

穎以爲祭太一。開八通之鬼道者非。

天漢元年年秋閉城門大搜。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搜索姦人也。非踰侈者也。

昭帝紀三輔太常郡得以叔

原注卽殺字。

粟當賦。漢時田租本是叔粟。今并口算雜征之用錢者。皆令以叔粟

當之。其獨行於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爲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慮儲儉之乏也。

元帝紀永光元年秋罷如淳曰。當言罷某官某事。爛脫失之是也。左傳成二年夏五亦是闕文。杜氏解曰。

失新築戰事。

建昭三年戊己校尉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各有正位。而戊

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百官公卿表注亦載二說。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焉。按馬融廣成頌曰。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堅。則不獨西域。雖平時校獵。亦有部伍也。又知其甲乙八名皆有。而西域則但置此戊己二官爾。〔原注〕王莽傳。右庚刻木校尉。前丙燿金都尉。其所名或有所本。屯田居車師故地。烏孫傳。漢徙己校屯姑墨。而後漢書耿恭傳。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故師古以爲無常治。

哀帝紀。非赦令也。皆蠲除之。猶成帝紀言其更也。遷二等。同一文法。蓋赦令不可復反。故但此一事不蠲除也。

王子侯表。輶節侯息。城陽頃王子。師古曰。輶卽瓠字也。又音狐。地理志北海郡下。輶侯國。師古曰。輶卽執字。二音不同。而功臣表輶譙侯杵者。師古曰。輶狐同。河東郡下作狐譙。又未知卽此一字否也。

百官表。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按長水非胡名也。郊祀志。霸產豐潏。涇渭長水。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史記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

元鳳四年。蒲侯蘇昌爲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師古曰。以祕書借霍山。非也。蓋籍沒霍山之

書中有祕記。當密奏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傳言山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若山之祕書。從昌借之。昌之罪將不止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復爲太常。薄責昌而厚繩山。非法之平也。且如顏說。當云坐借霍山祕書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辭之複乎。

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胡反。蕭望之傳。師古音婆。谷永傳。師古音蒲河反。蒲元則音盤。蒲胡則音蒲。蒲河則音婆。三音互見。竝未歸一。然繁字似有婆音。左傳定四年。殷民七族。繁氏。繁音步何反。儀禮鄉射禮注。今文皮樹爲繁豎。皮古音婆。龔記張丞相世家。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音婆。文選。繁休伯。呂向音步何反。則繁之音婆。相傳久矣。〔原注〕廣韻八戈部中有繁字。注曰音薄波切。姓也。又音煩。此字或作繁。玉篇繁字亦音步波。步丹二切。

律歷志。壽王候課。比三年下。謂課居下也。下文言竟以下吏。乃是下獄。師古注非。食貨志。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瓚說未盡。

國亡捐瘠者。瘠古𡗗字。謂死而不葬者也。婁敬傳。徒見羸𡗗老弱。史記作瘠。後漢書彭城靖王恭傳。毀𡗗過禮。大戴禮。羸𡗗以𡗗。皆是瘠字。則此瘠乃𡗗字之誤。當從孟康之說。〔原注〕蘇林音漬是。

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蓋墾地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餘。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

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猶云無算言多也。

布貨十品。師古曰。布卽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卽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日或未之見也。

郊祀志。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鳴。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改曰野雞。五行志。天水翼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壅〔原注〕野同。雞皆鳴。師古曰。雉也。竊謂野雞者。野中之雞耳。注拘於荀悅云。諱雉之字。

曰野雞。夫諱恒曰常。諱敗曰開。史固有言常言開者。豈必其皆爲恒與敗乎。又此文本史記封禪書。其上文云。有雉登鼎耳。雉。其下文云。公孫卿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又云。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原注〕漢書同此二條。並無所諱。而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有雉縣。江夏郡有下雉縣。五行志。王音等上

言。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則漢時未嘗諱雉也。

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此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原注〕偶。木寓。木偶。

也。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而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皆木

偶人木偶馬。〔原注〕晉相史長孔廟後碑。云飭治桐車馬于瀆上。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

神索隱曰。偶音寓。酷吏傳。匈奴至爲偶人象鄧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可以證寓之爲偶矣。五行志。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四當作三。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羹三國之爲四國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後鄭獲魯隱。按狐壤之戰。事在其前。乃隱公爲公子時。此劉向誤說。班史因之。不必曲爲之解。

溝洫志。內史稻田租挈重挈偏也。說文有𦵏字。注云。角一俯一仰。意同。

楚元王傳。孫卿師古曰。苟況。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按漢人不避嫌名。苟之爲孫。如孟卯之爲芒卯。司徒之爲申徒。語音之轉也。

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衍一不字。當云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挾制之義。而非挾助之解也。

季布傳。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以近爲近天子爲大臣。非也。

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原注。晉靈公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戰國策。楚王觴張儀。中飲再拜。

而凡事之半曰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中置。謂饋之半也。原注。上云饋之始。至下云饋之畢。史記河渠書。中作而覺。謂工之半也。呂氏春秋。中關。原注。音彎。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中酒。猶今人言半席。師古解以不醉不醒。故謂

之中失之矣。

〔原注〕司馬相如傳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

淮南厲王傳命從者刑之。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訛。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爲之說。萬石君傳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者。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常如此乎。

賈誼傳上數爽其變。謂秦之所憂者在孤立。而漢之所憂者在諸侯。漢初之所憂者在異姓。而今之所憂者在同姓。張敖不反。故添一貫高爲相句。古人文字之密。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必古有是語。所謂君薨而世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遺腹之爲嗣。自人君以至於大夫一也。

鄒陽傳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史記作子罕。文穎曰。子冉。子罕也。按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別是一人。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先言於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名。傳文脫一嘉字。

趙王彭祖傳椎埋卽掘冢也。新葬者謂之埋。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恐非。

李廣傳彌節白檀。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注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

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言當俟陵出塞之後。乃詔博德迎之。蘇武傳。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今人送物與人。而託其名於妻者。往往有之。其謂之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爲王故也。云惡自賜武。蓋嫌於自居其名耳。師古注。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者。非。

司馬相如傳。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侈梁王田獵之事而爲言耳。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

張安世傳。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爲子。其蚤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霸。非無子也。

杜周傳。吏所增加十有餘萬。謂辭外株連之人。

張騫傳。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古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要。舉衣者執領。

廣陵王胥傳。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

千里馬今駐待路。言神魂飛揚。將乘此馬而遠適千里之外。張晏注以爲驛馬非。

嚴助傳。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卽下文所云。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之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師古曰。甲者。閩越王弟之名非。

朱買臣傳。買臣入家中。卽會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師之會館。

東方朔傳。以劍割肉而去之。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蘇武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

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者。以書中有君父送終之語。

梅福傳。諸侯奪宗。如帝摯立不善崩。而堯自唐侯升爲天子是也。

梅福傳贊。殷鑒不遠。夏后所聞。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規切王氏。師古注。謂封孔子後非。

霍光傳。張章等言。霍氏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原注〕詩正義相對謂之讎。左傳僖五年。

無喪而感。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鄭德曰。相應爲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贊。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

趙充國傳。徵將軍誰不樂此者。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使人人皆欲爲之。師古注。以徵字屬上句讀非。

辛慶忌傳。衛青在位。淮南寢謀。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爲淮南所憚。

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于君。按今所傳王肅注。舜典。納于大麓。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蓋西

京時已有此解。故詔書用之。〔原注〕章帝卽位。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尙書事。

于定國傳贊。哀鰥哲獄。毛詩禮記。凡鰥寡之鰥皆作矜。此亦矜之誤。哲則折之誤也。師古以傳中有哀鰥。

寡語遂以釋此文而以哲爲明哲之哲。

龔勝傳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多設器備恐被發掘爲動吾冢非也古人族葬勝必已自有墓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柏作祠堂則是動吾冢也蓋以朝代遷革一切飾終之禮俱不欲用韋賢傳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孟自言年老慕昔之君子垂令名于後欲王信老成之言而用之也在鄒詩曰旣耆且陋則此爲孟之自述可知。

下從者與載送之下如爰盎傳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復送至其家也尹翁歸傳高至於死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

王尊傳猥被共工之大惡謂御史大夫劾奏尊以靖言庸違象共滔天蕭育傳鄂名賊梁子政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也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強也非。

宣元六王傳贊貪人敗類大雅桑柔之詩師古注誤以爲蕩。

張禹傳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崇以禹爲親之宜以禹爲敬之故各自得。

翟方進傳萬歲之期近愼朝暮謂宮車晏駕故下文郎賁麗以爲可移於相也揚雄傳不知伯僑周何別也謂不知是何王之別子。

冠倫魁能。能字常屬上句。言爲能臣之首。

史書之文中有誤字。要當旁證以求其是。不必曲爲之說。如此傳解嘲篇中。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固乃同之誤。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名乃炙之誤。有文選可證。而必欲訓之爲固爲名。此小顏之癖也。顏氏家訓云。穀梁傳。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原注舊有姜仲岳讀刀爲力。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服。此傳割名之解。得無類之。儒林傳。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謂不必皆有行誼。而多顯官。

貨殖傳。爲平陵石氏持錢。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如氏苴氏。皆平陵富人。而石氏訾亦次之。

游俠傳。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非也。按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放。管灼曰。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文有箭張回。卽張禁也。君都亦卽放也。名偶異耳。

佞幸傳。朕惟噬膚之恩。未忍。是取易睽六五。厥宗噬膚。言貴戚之卿。恩未忍絕。

匈奴傳。孤憤之君。憤如左傳。張脈憤興之憤。倉公傳。所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尙號秦人。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猶今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曰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是矣。其言與秦人守者。匈奴以轉徙爲業。不習守禦。凡穿井築城之

事。非秦人不能爲也。大宛傳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亦謂中國人。〔原注〕後漢書鄧訓傳發湜中秦胡人。實紹傳許賞賜秦胡。秦者中國人。胡者胡人猶後人之言蕃漢也。

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爲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爲王號非也。西域傳娑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其時尙未更名當曰臣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之耳。〔錢氏曰〕父兄傳

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亦是追改之。

故印已壞乃云因上書求故印者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新字而言璽。

南粵傳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非也。春秋左氏桓公二年傳曰卿置側室杜解側室

衆子也。文公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張大令曰〕按文帝紀孝文皇帝高帝之中子也。母薄姬故以爲非正嫡所生如以衆子爲側室不當復云之子竊謂隨文爲解。

難以一律左傳以杜說爲是漢書以顏說爲是。

西域傳康居國王東羈事匈奴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烏孫羈屬意同常用彼注刪此注。

宜給足不可乏常作可不乏。

外戚傳常與死爲伍言濱於死。

其條刺史大長秋來白之史當作使。〔錢氏曰〕汲古閣本元是使字。

丞知是何等兒也言藏之以辨是男非女師古注非。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謂何道令太后聞之。

終沒至迺配食於左坐。謂合葬渭陵。配食元帝。

王氏曰：蓋廟中之室，亦東向爲尊。配食左坐，仍是旁侍，非並坐。

王莽傳：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蓋先幾而去。

自稱廢漢大將軍者，自稱漢大將軍也。下文云：亡漢將軍同此意。自莽言謂之廢漢亡漢耳。

會省戶下。省戶卽禁門也。蔡邕獨斷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

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右庚刻木校尉，刻克同，取金克木。

叙傳：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

豢龍氏，以事孔甲。師古引士會奔秦，其處者爲劉氏，則又其苗裔也。彫落洪支，謂中山東平之獄，服虔以

爲廢遯王氏非。

後漢書注

光武紀：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注：誰謂未有主也，非言此何等賊，不足煩主上親擊也。

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言比略賣人口律罪之重其法也。

惠氏曰：盜律曰：略人，略賣人，和賣人，爲奴婢者死。陳羣新律序曰：盜律有和賣買人

案：此則漢律篇有賣人之條，前二年詔曰：敢拘執論如律，所謂律者，卽賣人法也。

質帝紀。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注。儒生爲詩者。謂之詩家。爲禮者。謂之禮家。非也。謂如詩有齊魯韓毛。通齊詩者。自以爲齊詩教授。通魯詩者。自以爲魯詩教授。韓毛及五經皆然。乃所謂家法耳。魯不傳言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徐防傳言。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循〔原注〕今本誤作修家法。是也。〔原注〕左雄傳之學。故稱家。此得之矣。

安帝紀。永初元年九月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注。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按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無可疑者。注。非。〔惠氏曰〕永初七年。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則會稽非以遠故不調。明矣。注兩失之。

馮異遺李軼書。苟令長安尙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問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言季文於更始爲親近之臣。常在朝秉政。豈得居此一隅。注。失其指。反以爲疏遠。非。

景丹傳。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我聊應言然。謂邯鄲將帥有此言。我亦聊以此言應之。不能必二郡之果來也。本文自明。注。乃謂王郎欲發之。謬矣。

鮑永傳。太守趙興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永死之。豈可害其子也。永字誤。當作鮑宣。

楊厚傳。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是也。注。陰私也。非。〔惠氏曰〕案公羊春秋曰。定十四年。城莒父。何休曰。或說無

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則陰臣爲婦人審矣。

郎顗傳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注祇大也非也按易復初九无祇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祇二字通用〔原注〕

多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古人多祇同音左傳襄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惠氏曰〕案侯果易注云祇大往被陰剝所以有悔覺非復故故无大咎章懷之訓蓋本侯果

朱浮傳自損盛時損當作捐〔惠氏曰〕案文選作捐

賈逵傳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原注〕司注云祝詛也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非也言敢于少賓

之前發誓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原注〕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惠王曰〕案意別傳曰光武皇

使掾吏何乃仁恕爲國用心乎如此則范書略其文耳視字仍當爲見也

張禹傳祖父況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按前漢志常山郡之縣十八其十二曰關續漢志無此縣世

祖所省也其地當卽今之故關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梁節王暢傳今陛下爲臣收汚天下收汚猶左氏傳所謂國君含垢〔惠氏曰〕袁紀作收恥通鑑作受汙案收汙猶受垢也老子德經曰受國之

垢是爲社稷主與國君含垢義同

李雲傳當有黃精代見注黃精謂魏氏將興也按雲本不知是魏故下言陳項虞田許氏爾黃之代赤自

是五運之序王莽亦自以爲祖黃帝也

曹騰傳潁川堂谿趙興等按蔡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興〔原注〕趙典本傳是成郡人非潁

川。靈帝初，官衛尉卒，又黨錮傳云：唯趙典名見而已。是後漢有兩趙典。

文選注

阮嗣宗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注：趙，漢成帝后趙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按成帝時，自有趙李。漢書谷永傳：言趙李從微賤專寵。外戚傳：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亦爲婕妤。叙傳：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自大將軍〔原注〕王鳳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史傳明白如此，而以爲武帝之李夫人，何哉？

陶淵明詩注

西溪叢語：陶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琅邪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其爲田疇可知矣。三國志：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泰一作春。若田生游說取金之人，何得有高世之名，而爲靖節之所慕乎？

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是用方望辭隗囂書：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

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多謝者。非一言之所能盡。今人亦有此語。漢書。趙廣漢爲京兆尹。常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爲我多問趙君。注。多問者。言殷勤。若今人千萬問訊也。

李太白詩注

李太白飛龍引。雲愁海思令人嗟。是用梁豫章王綜聽雞鳴辭。雲悲海思。徒掩抑胡無人篇。太白入月敵可摧。是用北齊書宋景業傳。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二事前人未注。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王伯厚引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是則然矣。而又云。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又曰。海動山傾古月摧。此所謂古月。則明是胡字。不得曲爲之解也。然太白用此。亦有所本。晉書苻堅載記。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此其本也。或曰。析字之體。止當著之識文。豈可以入詩乎。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古詩固有之矣。〔原注〕晉書郭璞傳。有姓崇者。搆璞於敦而史臣論曰。竟斃山宗之謀。

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昔人譏其以飛將軍。剪截爲飛將者。然古人自有此語。後漢書班勇傳。班將能保北鹵。不爲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爲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竝以將軍爲將。

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單于是地名。通典。麟德元年。改雲中都尉府爲單于大都護府。領縣一曰金河。有長城。有金河。李陵臺。王昭君墓。舊唐書突厥傳。車鼻旣破之後。突厥盡爲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

海二都護府。單于都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新書言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稍盛。卽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原注〕卽爲睿宗單于都護〔原注〕裴行儉傳。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管內一十四州。並叛應之。范希朝傳。單于城中舊少樹希朝于他處市。柳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田歸道傳。默啜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同紇傳。遣使北收單于兵馬倉糧。通鑑注。引宋白曰。唐振武軍舊單于都護府。卽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後改單于府。新唐書地理志曰。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徐九臯詩題曰。送部四鎮人往單于。崔顥詩題曰。送單于裴都護赴西河。岑參輪臺卽事詩。輪臺風物異。地是古單于。是也。

杜子美詩注

寄臨邑舍弟詩。徐關深水府。送舍弟穎赴齊州詩。徐關東海西。徐關在齊境。今不可考。左傳成公二年。齊師敗于鞍。齊侯自徐關入。十七年。齊侯與國佐盟于徐關而復之。

行次昭陵詩。威定虎狼都。注引蘇秦傳。秦虎狼之國。甚爲無理。此乃用秦本紀贊。據狼狐。蹈參伐。參爲白虎。秦之分星也。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謂武韋之禍。指麾安率土。蕩滌撫洪鑪。謂玄宗再造唐室也。本於太宗之遺德。

在人故詩中及之。錢氏謂此詩天寶亂後作而改鐵馬爲石馬以合李義山詩。昭陵石馬之說非矣。其朝享太廟賦曰。弓劍皆烏。汗鑄金之風馬。此在未亂以前。又將何說。必古記有此事。而今失之爾。〔原注〕今昭陵六馬見

存皆琢石爲屏而刻馬於上其文凸起非金馬也乾陵石雁亦然

奉贈韋左丞丈詩。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顏氏家訓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惟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

高都護驄馬行。安西都護胡青驄。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是也。

送蔡希魯還隴右詩。涼州白麥枯。杜氏通典。涼州貢白小麥十石。

天育驃騎歌。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駿。按史言玄宗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開元十三年。玄宗東封。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景順特毛仲之副爾。今斥毛仲爲大奴。而歸其功於景順。殆以詩人之筆。而追黜陟之權乎。

哀王孫詩。但道困苦乞爲奴。南史。齊明帝爲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

朔方健兒好身手。顏氏家訓。頃世離亂。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

大雲寺贊公房詩。狎狎國多狗。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陳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

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原注戰國策江乙以狗喻昭奚恤

晚行口號。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劉辰翁評曰。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

陳。自陳入隋。歸尙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勝其愧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

錢氏曰陳書姚思廉所修

以江總與姚察同傳唐人之重江總如此以其一代文宗也。子美以總自比。豈有微詞哉。按陳書江總傳。侯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卿。臺城陷。總

避難崎嶇。至會稽郡。復往廣州。依蕭勃。及元帝平侯景。徵總爲明威將軍。始興內史。會江陵陷。不行。總因

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朝。以本傳總之年計之。梁太清三年己巳。臺城陷。總年三

十一。自此流離於外。十四五年。至陳天嘉四年癸未還朝。總年四十五。卽所謂還家尙黑頭也。總集有詒

孔中丞奐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子美遭亂崎嶇。略與總同。而自傷其年已老。故發此歎爾。何暇

罵人哉。傳又云。京城陷。入隋爲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去禎明三年己酉。陳亡之歲。

又已五年。頭安得黑乎。其臺城陷而避亂。本在梁時。自不得蒙以陳氏。何罵之有。且子美詩有云。莫看江

總老。猶被賞時魚。有云。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有云。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亦已亟稱之矣。

原注李義山贈

杜牧之詩云前身應是梁江總此又何所譏哉

北征詩。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漢書劉向傳。引詩密勿從事。師古曰。密勿猶黽勉。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自八股學興。無人解此文法矣。

晚出左掖詩。騎馬欲雞栖。蓋欲效古人敝車羸馬之意。後漢書陳蕃傳。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

守單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語曰。車如雞栖馬

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雞栖言車小也。余聞之張錦衣紀云。〔原注〕唐席豫高都公楊府君碑銘曰。雞栖之車。遠聞疾惡。

垂老別詩。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在井陘之東。〔原注〕今獲鹿縣西南十里。杏園度在衛州汲縣臨河而守。以遏

賊使不得度。皆唐人控制河北之要地也。舊唐書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史思明遣薛岌圍令狐彰

于杏園。李忠臣爲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今河南徙。而故蹟不可尋矣。唐崔峒送馮將軍詩。想到滑臺桑

葉落。黃河東注杏園秋。

秦州雜詩。西戎外甥國。注引吐蕃表稱外甥爲證。按冊府元龜載吐蕃書。皆自稱外甥。稱上爲皇帝舅。開

元二十一年。從公主言。樹碑於赤嶺。其碑文曰。維大唐開元二十一年歲次壬申。舅甥修其舊好。同爲一

家。則盟誓之文。詔勅之語。已載之矣。

胡舞白題斜。按南史。裴子野爲著作舍人。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國。遣使繇岷山道入貢。此國歷代弗賓。莫

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然則白題乃是國名。〔原注〕梁武帝普通三年。白題國遣使。

獻方物册府元龜而此詩以爲白額儻亦詞家所謂借用者乎。楊氏曰：「雖題黑齒，白題國在滑國東。」亦謂刺其額也。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南史：庾杲之傳，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名帖賣宅？」答曰：「朝廷旣欲掃蕩京雒，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送鄭虔貶台州司戶詩。酒後常稱老畫師，舊唐書：閻立本傳，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召立本令寫鳥，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是用史記賈誼至長沙，弔屈原事。漢書藝文志：嚴助賦三十五篇。

古八經史皆是寫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爲之諱。子美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本用濟南伏生事，伏生名勝，非虔。後漢有服虔，非伏也。」示獠奴阿段詩：「曾驚陶侃胡奴異，蓋謂士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侃子範小字，非奴也。〔原注〕：「又如上兜率寺。」

詩何容好不忘，當是周容見葉少蘊避暑錄話。

佐還山後寄詩。分張素有期，後魏高允徵士頌：「在者數子，仍復分張。」北史：蠕蠕阿那瓌言：「老母在彼，萬里分張。」後周庾信傷心賦：「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

蜀相詩。三顧頻繁天下計，入衡州詩：「頻繁命屢及。」蜀志：費禕傳：「以奉使稱旨，頻繁至吳。」晉書刑法志：「詔旨。」

使問頻繁。山濤傳。手詔頻繁。文選。庾亮讓中書令表。頻繁省闕。出總六軍。潘尼贈張正治詩。張生拔幽華。

頻繁登二宮。陸雲夏府君誄。頻繁幃幄。答兄平原書。錫命頻繁。

〔原注〕唯費祿山濤二傳作煩。蓋後人減筆。〔錢氏曰〕頻煩。漢人語。蜀志。晉書及庚

亮皆仍用之。史通書志篇。頻煩互出。雜說篇。詔策頻煩。皆取頻仍之義。亦作頻繁。頻繁雙聲字。頻煩音相同。故亦通用。非由後人減筆。

題郭明府茅屋詩。頻驚適小國。左傳。僖公七年。楚文王戒申侯。無適小國。

寄韓諫議詩。色難腥腐餐楓香。漢書。佞幸傳。太子嚙癰而色難之。

送李卿詩。上四句謂李卿。下四句乃公自道。晉山雖自棄。是用介之。推入縣上山中事。

傷春詩。大角纏兵氣。後漢書。董卓傳。贊。矢延王輅。兵纏魏象。

鈎陳出帝畿。水經注。紫微有鈎陳之宿。主鬪訟兵陳。

耆舊把天衣。南齊書。輿服志。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繡及織成。齊建武中。乃彩畫爲之。加飾

金銀薄。時亦謂天衣。梁庾肩吾和皇太子重雲殿受戒詩。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然薪。唐姚元景光宅寺造

佛像讚。姜被承歡。曳天衣而下拂。

贈王二十四侍御詩。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南齊書。張融傳。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世業清貧。民生

多待。榛栗棗修。女贊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

八哀詩。長安未萬錢。漢書。高帝紀。關中大饑。米斛萬錢。食貨志。米至石萬錢。

解悶詩。何人爲覓鄭瓜州。公自注。今鄭秘監審。劉辰翁曰。因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謬甚。按瓜洲唐時屬潤州。非金陵。〔原注〕別有考在第三十一卷。且其字作洲。非州也。本文竝無金陵。卽令祕監流寓金陵。遂可以二百里外

江中之一洲。爲此君之名號乎。唐書地理志。瓜州晉昌郡下都督府。武德五年。析沙州之常樂置。屬隴右道。蕭嵩傳。開元十五年。吐蕃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以嵩爲兵部尙書。河西節度使。嵩奏以命張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張守珪傳。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岑參爲宇文判官詩。君從萬里使。聞已到瓜州。蓋必鄭審嘗官此州。故以是稱之。今不可考矣。夔府書懷詩。蒼生可察眉。列子。晉國苦盜。有鄒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舊唐書郭山惲傳。玄宗引近臣宴集。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胡三省注通鑑。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氍毹。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爲舞。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言比見都邑坊市。相率爲渾脫。駿馬胡服。名爲蘇莫遮。非雅樂也。

遣懷詩。元和辭大鑪。揚雄解難。陶冶大鑪。

秋興詩。直北關山金鼓震。史記封禪書。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

波漂菰米沈雲黑。梁庾肩吾奉和皇太子納涼梧下應令詩。黑米生菰葉。青花出稻苗。

久居夔府。將適江陵。四十韻。擺闔盤渦沸。鬼谷子有裨闔篇。裨擺古今字通。

哭李尚書詩。奉使失張騫。舊唐書。蔣王惲傳。惲孫之芳。幼有令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拔歸西京。授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尚書。尋改太子賓客。

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五臣注文選。招隱士曰。屈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

宴王使君宅詩。留歡卜夜閒。閒字當從月。甫父名閑。自不須諱此閒字。說文。閒。隙也。閒暇之閒。本從隙生。義祇是一字。至日遣興詩。朱衣只在殿中閒。音異字同。

韓文公詩注

韓文公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側耳酸腸難濯漑。是用詩柏舟。如匪漑衣。秋懷詩。感感抱虛警。是用陸士衡歎逝賦。節循虛而警立。注皆不及。

通鑑注

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賦於民而食者。取之於民也。人二鷄子者。每人令出二鷄子也。胡氏未注。幾能令臧三耳矣。言幾令人以爲實有三耳。

漢武帝太初三年。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注。延廣史逸其姓。按延卽姓也。三十九卷。南鄭人延岑。注。

延姓岑名四十五卷有京兆尹南陽延篤

諸葛亮出師表云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所謂敗軍乃當陽長坂之敗其云奉命則求救於江東也注乃云事見上卷文帝黃初四年非

虞翻作表示呂岱爲愛憎所白

原注語出吳書

注曰讒佞之人有愛有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愚謂愛憎憎

也言憎而竝及愛古人之辭寬緩不迫故也又如得失失也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利害害也史記吳王濞傳擅兵而別多佗利害緩急急也史記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游俠傳緩急人之時有也成敗敗也後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決幾至成敗同異異也吳志孫皓傳注蕩異同如反掌晉書王彬傳江州常人強盛時能立異同羸縮縮也吳志諸葛恪傳一朝羸縮人情萬端禍福禍也晉歐陽建臨終詩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皆此類

庾亮出奔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注曰言射不能殺賊而反射殺施工自恨之辭也非也亮意蓋謂有此善射之手使著賊身亦必應弦而倒耳解嘲之語也

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勰帝遣輔國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于泮水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注云泮水卽巨泮

水按不其城在今卽墨縣西南而巨洋水乃今之巨蔑河在臨朐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陬不其相去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注云拒艾水出黔陬縣西南拒艾山又謂之洋洋水膠州志曰洋河在州南三十里發源鐵嶺山東流入于海此卽懷珍所屯軍處耳

梁武帝大通二年魏爾朱榮欲討山東羣盜請勅蠕蠕主阿那瓌發兵東趨下口以躡其背注云下口蓋指飛狐口非也此卽居庸下口一百六十六卷注曰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濕餘水出上谷沮陽縣之東南流出關謂之下口

周主從容問鄭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謂由此二人也下云因言軌將須事亦是譯言之也故軌見殺而孝伯亦賜死注以宇文孝伯屬下讀而云孝伯何爲出此言誤矣〔汝成案〕此條亦

見前卷
談氏說

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注云將使之定楊州非也楊者隋姓下條云劉武周爲定楊天子郭子和爲平楊天子猶言定隋平隋爾楊字从木

武后永昌元年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陽陵曰明義陵注云武氏之先葬文水士驪及其妻葬咸陽非也后父士驪葬文水母楊氏葬咸陽後章德改名吳陵明義改名順陵其碑文云然

劉肅大唐新語中宗宴興慶池侍宴者並唱迴波詞給事中李景伯歌曰迴波詞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儀首二句三言下三句六言蓋迴波詞體也今通鑑作迴波爾時酒卮恐傳寫之誤錢氏曰攷孟榮本事詩載沈佺期云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又優人云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俱以迴波爾時四字開端與景伯詞同大唐新語作迴波詞持酒卮當是傳寫之誤顧氏轉引爲據翻疑通鑑有悞豈其然乎

唐穆宗長慶元年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平薊嬌檀爲一道瀛莫爲一道注云營州治柳城道里絕遠劉總奏以爲一道必有說按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郡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意者中唐之世復僑治於幽薊之間而史家自天寶亂後於東北邊事略而不詳故今無所考耶

李茂貞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后注曰自爲岐王而妻稱皇后妻之貴踰於其夫矣竊謂此事理之必不然皇后乃王后之誤楊氏曰錢氏不敢稱帝而其國書書曰崩曰世皇云云則不敢稱帝者旁人之詞也名室曰宮殿妻

曰皇后者其志也

後漢高祖紀吳越內牙指揮使諸溫注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有諸縣蓋以邑爲氏也非按越有大夫諸稽郢

周太祖廣順元年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

同安億兆。今兄者太祖自謂也。事已至此。謂爲衆所推。而卽帝位也。觀下文稱之爲弟。語意相對可知。注以漢祖爲彥超之兄。改作令兄者非。

卷二十八

拜稽首

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爲長跪。首至手則爲拜手。手至地則爲拜。首至地則爲稽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今大明會典曰。後一拜叩頭成禮。此古之遺意也。

古人以稽首爲敬之至。周禮太祝辨九擗。一曰稽首。注。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禮。禮記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重耳。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襄公三年。盟于長檣。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二十四年。鄭伯如晉。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盟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贄無鎮。誣

王無民。可以見稽首之爲重也。自敵者皆從頓首。李陵報蘇武書稱頓首。

陳氏禮書曰。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亦有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稽首。儀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程羸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原注。禮書以頓首爲首頓於手。而荀子言。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似未必然。古惟喪禮始用稽顙。蓋以頭觸地。其與稽首乃有容無容之別。

稽首頓首

今表文皆云稽首頓首。蔡邕獨斷。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姚刑部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其儀右手至地。左手加諸右手。首加諸左手。是爲拜。手稽首。禮曰稽首。據掌致諸地。以稽留其首於手之上。故曰稽首。二曰頓首。首不加于手。而叩諸地。三曰空首。儀若稽首。而其拜甚速。不得稽留其首于手之上。若空未拜然。四曰振動。兩手相擊。而後拜。所謂扑也。禮曰拜。也。稽首服之甚也。頓首者。皇急以謝過。空首者。降拜以受賜。穆天子傳。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降。空首者。臣節之共也。君辭之則升。成拜者。降拜然後稽留其首。然而禮于降階之拜。亦曰稽首者。通言于上之禮。君於神之至尊者。及所致敬于臣之甚者。則亦稽首焉。平交有所謝者。則亦頓首焉。五曰吉拜。常祭之禮也。平交相接之常禮也。首與尻平。故荀子曰。奇拜一拜也。八曰褒拜。再拜也。九曰肅拜。俯下手也。手地無容而拜也。顙頓於地而稽留之曰稽顙。七曰奇拜。一拜也。八曰褒拜。再拜也。九曰肅拜。俯下手也。手

相加致諸地曰手拜。自稽首以下皆手拜也。手不致諸地曰肅拜。肅拜以其不足言拜也。故曰介者不拜。肅而巳矣。婦人非喪事雖君賜無手拜。肅而已矣。九拜之中最輕者肅拜也。次吉拜。次稽首。空首。振動。次頓首。次凶拜。極矣。奇拜。褒拜。以多寡爲重。七者蓋兼得名之。鄭康成謂拜而後稽顙爲吉拜。稽顙而後拜爲凶拜。者非也。禮家記人子弟受賓弔唱儀皆拜稽顙。故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爲父母長子稽顙而後拜。年之喪以吉拜。吉拜不稽顙也。荷稽顙則凶拜矣。奚論其先後。使周公制禮明以稽顙而後拜。乃得爲凶拜也。則人皆識之矣。孔子不必言吾從其至者矣。古人必以兩手交爲拜。稽顙在地。則兩手不得交。故徒稽顙曰不成拜。成拜者手拜也。鳳氏曰。男拜尚左手。先以右掌據地。乃以左掌交其上面。俯伏焉。故郊特牲曰。拜服也。加敬焉。則俯首至手周官太祝曰。空首者。先以兩手交爲拜。稽顙在地。則兩手不得交。故徒稽留頃刻乃舉。故郊特牲曰。稽首服之甚也。遭喪拜則尚右手。哭而以首觸地。無容遲遲舉首曰稽顙致哀也。稽首則致敬稽顙致哀其情既大殊。稽首者先拜稽顙者後拜。其節遂相反。元公制禮如是。後人以稽顙則實故拜。則後稽顙焉。孔子曰。拜而後稽顙。稽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顧乎其至也。二者皆凶拜。後稽顙則周哀之變禮。孔子從其至。猶之衆拜乎上。遠而從下之意。所以復禮也。士喪禮曰。拜稽顙謂拜禮。用內即先稽顙而文。先言拜者不知後人有後稽顙之變。則言稽顙而後拜可知也。康成以先稽顙者釋太祝之凶拜。誠是不以後稽顙者爲周衰變禮。而以爲於禮引以釋太祝之吉拜。則非大稽顙以先稽顙者釋太祝之左右上者引以別之。但別以手無大遠于吉。故曰吉拜。原拜義字從兩手。凡拜皆主手。皆兩手據地。俯伏者拜之正。即尚書之拜手。玉藻之據掌。大祝之奇拜也。褒拜以拜之數有加而別。振動以拜之容色變而別。吉拜以拜時手異向而別。空首以拜而首至手而別。頓首以拜之數有加而別。振動以拜之容色變而別。稽首。稽顙。皆拜時有爲而別。空首以兩手據地如常。後然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後拜。開兩手先引首。叩地卻見矣。朱子曰。拜而後稽顙。先以兩手據地如常。後然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後拜。開兩手先引首。叩地卻交手據地如常。檀弓。秦穆公使弔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曰稽顙矣。而又曰不拜。尤言拜也。至于振動之拜。注引尚書拜手當空首。是謂首拜至手而拜。屬首之意。或乃謂恪恭之極。如聘賓三退。更不問拜義所主。而致敬更甚于事變。不常若後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之意。或乃謂恪恭之極。如聘賓三退。更不問拜義所主。而致敬可以說經也。自人祝注。以拜手當空首。而拜屬首。因謂拜手稽首者。先作空首一拜。次作稽首一拜也。至吳幼清又混稽首。稽顙爲一。謂以凶拜稽首而受。孟子之文。偶有倒順。闕百詩據康成吉凶拜之注。幼清稽顙而後拜矣。故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後稽首者。爲吉拜。子思以凶順。闕百詩據康成吉凶拜之注。有清稽顙而後拜矣。故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者。爲吉拜。子思以凶順。闕百詩據康成吉凶拜之注。有

識而承誤不辨且勿論抑子思當日不受則不受耳而乃以喪禮處豈有此情事耶閻氏又講論語拜而受之曰若今之折腰一揖而已再拜而送之曰兩揖而已夫折腰則尻高首下俗所云打恭者也以此當拜皆沿拜屬首之誤不知古無折腰禮古之揖身微俯手平心推向前耳見鄭康成禮注語上如揖集注曰手與心齊亦其微也左傳成公十六年卻至肅使者杜注曰肅手至地若今揖大誤夫手至地則折腰矣甲者將為兩手據地俯伏之拜則札葉菱其肢體而有所不便故用婦人肅拜立而身微俯斂兩手當心少下移而已方氏三禮析疑亦沿杜氏之誤而謂下其首而俯首至地曰肅拜總緣不識拜主手言而不屬首也凌學博曰至首君答臣之拜也君拜其臣皆空首若特敬其臣則拜手稽首如太甲之尹成王之于周公非常禮也賈氏儀禮疏云空首拜其臣皆空首若特敬其臣則拜手稽首如太甲之尹郭注空首頭至于地則即稽首非此空首矣按動即喪禮拜而後踊也喪禮之拜諸儒言人人殊惟杜子春得之蓋凶事之振動猶吉事之稽首空首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唱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弔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于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同杜子春曰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憫之憫其義甚明惜先後鄭之失其解也

百拜

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間賓主交拜近至於百注云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是也原注徐伯魯曰按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若平禮止是一拜再拜即人臣於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

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禮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即有四拜大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

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四拜唯於父母得行之今人書狀動稱

百拜何也古人未有四拜之禮唐李潛刊誤曰夫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尙不可加趙氏曰如李

郊廟尙祇再拜前明會典臣見君行五拜禮見親王東宮四拜子於父母亦四拜蓋儀文今代婦謁姑章

度數久則習以為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須加隆以示差別亦風會之不得不然也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篋篋則跪而受之常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

相屬耳。

戰國策蘇秦路過雒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原注〕黃庭經十

讀四拜。朝太
上亦是加拜。

今人上父母書。用百拜。亦爲無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則古人必稽首。然後爲敬。而首拜僅賓主一日之禮。非所施於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則天子止於五拜。而又安得百也。此二者過猶不及。明知其不然而書之。此以僞事其親也。

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笥。多稱頓首再拜百拜。〔沈氏曰〕香祖筆記云。一書載米元章與人書。至某再拜則置筆几上。正衣冠對書再拜。昔人于書問問。皆非實禮。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古道如此。奉復敵己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曰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則曰書付某人。

九頓首三拜

九頓首出春秋傳。然申包胥元是三頓首。未嘗九也。杜注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每頓首必三。此亡國之餘情。至迫切。而變其平日之禮者也。七日夜哭於鄰國之庭。古人有此禮乎。七日哭也。九頓首也。皆亡國之禮也。不可通用也。

韓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無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頓首。晉大夫之三拜也。楚語。湫舉遇蔡聲子。降三拜。納其乘馬。亦亡人之禮也。

周書宣帝紀。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後代變而彌增。則有四拜。不知元自擬上帝。凡冕服之類。二者皆增爲二十四。而筭極人。亦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然未有四拜。

東向坐

古人之坐。以東向爲尊。故宗廟之祭。太祖之位東向。卽交際之禮。亦賓東向。而主人西向。

〔原注〕漢書注如淳曰。君臣位南

北面。賓主位東。西面。

新序。楚昭奚恤爲東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是也。史記趙奢傳。言括

東向而朝軍吏。田單傳。言引卒東鄉坐。師事之。淮陰侯傳。言得廣武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王陵傳。言項王東鄉坐。陵母周勃傳。言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田蚡傳。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南越傳。言王太后置酒。漢使者皆東鄉。漢書蓋寬饒傳。言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樓護傳。言王邑父事護。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後漢書鄧禹傳。言顯宗卽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桓榮傳。言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天子親自執業。

〔原注〕皆待以賓師之位。

此皆東向之見於史者。曲

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西階而升。故東鄉。自東階而升。故西鄉。而南鄉特其旁位。如廟中之昭。故田

蟄以處蓋侯也。

孝文紀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注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時羣臣至代邸上議。則代王爲主人。故西鄉。

舊唐書盧簡求子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是唐人亦以東向爲賓位也。

坐

古人席地而坐。西漢尙然。漢書雋不疑傳。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是也。古人之坐。皆以兩膝著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則爲長跪矣。史記范雎傳。言秦王跽而請。秦王復跽而褚先生補梁孝王世家。帝與梁王俱侍坐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帝跪席舉身曰。諾。是也。禮記坐皆訓跪。三國志注。引高士傳。言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以此。

土炕

北人以土爲牀。而空其下以發火。謂之炕。古書不載。〔原注〕詩瓠葉傳。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左傳。宋寺人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隕隅有竈。漢書蘇武傳。鑿地爲坎。置

燭火是蓋近之而非炕也。〔原注〕庾信小園賦管寧褰牀雖穿舊唐書東夷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燭火以取煖此卽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煖而堪眠

水經注士垠縣有觀雞寺寺內有大堂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墍基內疏通枝經脈散基側室外四出爨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溫此今人煖房之制形容盡之矣

冠服

漢書五行志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余所見五六十年服飾之變亦已多矣故錄其所聞以視後人焉

豫章漫鈔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筩閣憲副宏謂予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爾楊維禎廉夫以方巾見太祖問其製對曰四方平定巾上喜令士人皆得戴之商文毅用自編民亦以此巾見

太康縣志曰國初時衣衫襴前七後八宏治間上長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長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則平頂高尺餘士夫不減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長下短似宏治時市井少年帽尖長俗云邊鼓帽宏治間婦女衣衫僅掩裙腰富者用羅緞紗絹織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襴髻高寸餘正德間衣衫漸大裙褶漸多衫惟用金彩補子髻漸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如官帽皆鐵絲胎高六七寸口周回

尺二三寸餘。

內丘縣志曰：萬厯初，童子髮長，猶總角。年二十餘，始戴網。天啟間，則十五六便戴網，不使有總角之儀矣。萬厯初，庶民穿騰鞞，儒生穿雙臉鞋，非鄉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廂邊雲頭履，原注：俗呼朝鞋。至近日而門快輿，卑無非雲履。醫卜星相，莫不方巾。又有晉巾、唐巾、樂天巾、東坡巾者。先年婦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紅袍，繫拖帶。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者百花袍，不知創自何人。萬厯間，遼東興冶服，五彩炫爛，不三十年而遭屠戮。茲花袍幾二十年矣，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兵荒之咎，其能免與？

叙衣

通鑑：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叙衣。見彥昭，叙楚懈反，廣雅：梢結衽謂之襪。叙一曰襪衣。李義山詩：芙蓉作裙叙。又曰：裙叙芙蓉小。

對襟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馬許服，以便於乘馬故也。其不應服而服者罪之。今之罩甲，卽對襟衣也。戒菴漫筆云：罩甲之制，比甲稍長，比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說文：無袂衣謂之襜。趙宦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謂之蔽甲，方俗謂之披襖。小者曰背子，卽此製也。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袖。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則當時已有此製。

左衽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陳益爲奉使金國屬官。過渚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衽。岳珂程史云。至漣水宣聖殿。像左衽。泗州塔院。設五百應真像。或塑或刻。皆左衽。此制蓋金人爲之。迄於明初而未盡除。其見於實錄者。永樂八年。撫安山東給事中王鐸之奏。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縣訓導杜本之奏。正統十三年。山西絳縣訓導張幹之奏。屢奉明旨。而未卽改正。

喪大記。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注。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正義曰。衽。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鄉左。示不復解也。沈氏曰。此爲第二條。

行滕

詩。邪幅在下。箋云。邪幅。如今行滕也。偃束其脛。自足至膝。左傳。帶裳幅舄。注同。亦作偃。禮記。偃屨著綦。釋名。偃所以自逼束。今謂之行滕。言以裹腳。可以跳騰輕便也。戰國策。蘇秦羸滕。負書擔囊。吳志。呂蒙爲兵作絳衣行滕。舊唐書。德宗入駱谷。值霖雨。道塗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著行滕釘鞵。更輦上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得近。及還京師。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

古人之褻。大抵以皮爲之。春秋左氏傳注曰。古者臣見君解褻。旣解褻。則露其邪幅。而人得見之。采菽之

詩所以爲詠。今之村民。往往行騰而不襪者。古人之遺制也。吳賀邵爲人美容止。坐常著襪。原注始其足。則漢魏之世。不襪而見足者多矣。

樂府

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漢書張放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霍光傳。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于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卽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原注後漢書馬廖傳言哀帝去樂府注三哀帝卽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是亦以樂府所肄之詩卽名之樂府也

寺圖氏曰馬援傳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注寺舍官舍也
先於張湛傳又高陽令楊著碑醢榮投黻步出城寺

寺字自古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之名。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易之闡寺。詩之婦寺。左傳。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牆伊戾。寺人柳。寺人羅。皆此也。原注崔杼使國人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原注說文寺廷也。有法度。漢人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爲九寺。原注又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書元帝紀注師古曰。凡府庭也。張湛傳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注寺門卽平陵縣門也。樂恢傳父爲縣吏得罪於令。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吳志凌統傳亦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原注石林燕語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鴻臚其云過本縣步入寺門。

城以白馬負經至舍於鴻臚寺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爲浮屠之居卽維中白馬寺也僧居稱寺本此

省

十三布政使司今人謂之十三省者沿元之舊而誤稱之也元時爲行中書省者十一曰遼陽等處曰鎮東曰陝西等處曰四川等處曰河南江北等處曰雲南等處曰江浙等處曰江西等處曰湖廣等處曰甘肅等處曰嶺北等處國初沿元制立行中書省洪武七年以京畿應天等府直隸六部改行中書省爲布政使司今常稱十三布政使司不當稱省〔汝成案〕司史職官志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諸行省俱爲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置雲南布政使司永樂元年以北平布政使司爲北京後又置交趾貴州布政使司宣宗三年罷交趾布政使司除兩京外定爲十三布政使司考明制有左右布政使司廷文省雲南一人永樂則貴州止設一人是仍有二十四然實共治一省故曰十三也先生作肇域志數交趾稱十四此仍云十三者以此惟洪武九年始改行省此云七年者誤耳我朝爲承宣布政使司者十九曰直隸曰江寧曰江蘇曰安徽曰山西曰山東曰河南曰陝西曰甘肅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北曰湖南曰四川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湖南甘肅布政使司康熙三年分置江寧布政使司乾隆二十四年置先是安徽布政使司治江寧府自是移安慶云

職官受杖

撞郎之事始於漢明後代因之有杖屬官之法曹公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原注〕魏略韓宣以當受宋杖豫脫袴纏襌面縛劉道錫爲廣州刺史杖治中荀齊文垂死魏劉仁之監作晉陽城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隋文帝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燕榮爲幽州總管元宏嗣除長史懼辱固辭

上知之。敕榮曰：宏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乃遣宏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皆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唐時自簿尉以上，卽不加捶楚，優於南北朝多矣。

黃氏日鈔：讀韓文公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

〔原注〕通鑑注：唐判司，曹諸司參軍爲判司。

然則唐之判司簿尉類然與？然唐人之待卑官雖嚴，而卑官猶得以自申其法。如劉仁軌爲陳倉尉，擅殺折衝都尉魯寧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進士，而筦庫監當不以辱之，視唐重矣。乃近日上官苦役苛責，甚於奴僕，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關繫世道。

唐自兵興以後，杖決之行，卽不止於簿尉。張鎬杖殺豪州刺史閻丘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章彝，韓皋杖殺安吉令孫澥，柳仲郢杖殺南鄭令權奕，劉安爲觀察，自刺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後奏，則著之於令矣。宋史：理宗淳祐二年三月，詔令後州縣官有罪，帥司毋輒加杖責。

晉書王濛傳：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則不獨外吏矣。南齊書陸澄傳：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南史蕭琛傳：齊明帝用法嚴峻，尙書郎坐杖罰者，皆卽科行。琛乃密啟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

〔錢氏曰〕晉書王坦之傳：僕射江顯領選，將擬爲尙書郎，坦之聞

曰自過江來，尙書郎止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止是空文，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有被罰者，別繇犯忤主心，非關常準，秦始皇建元以來並未施行，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不人懷慙懼，乞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此今日公譴擬杖之所自始。

世說桓公在荊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使受杖，上捐雲根，下拂地足，桓公曰：我猶患其重，是令史服朱衣而受杖也。〔原注〕南史孔凱傳爲御史中丞，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原不問。

南齊書張融傳：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梁書江革傳：弟葺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郎官之杖，虛杖也，故至於千。僮幹之杖，實杖也，不得過十，然亦失中之法。

忱統大明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數百人，統役僮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祗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

北朝政令比之南朝尤爲嚴切。高允傳：言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孝昭帝紀：言尙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而及其末世，則有如高陽王雍之，以州牧而杖殺職官。〔原注〕任城王澄傳。唐邕之以鉞尙書而撻撻朝士。

〔原注〕本傳者矣。

押字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岳珂古冢盆杆記言得晉永寧元年牒，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齊書太祖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上手迹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書崔玄伯尤善行押之書，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陳書蕭引善隸書，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後主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原注〕北史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黃伯思謂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藏皆是朱異、唐懷克、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于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後人花押蓋沿于此。又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原注〕癸辛雜識：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章陟五雲體是也。不知南北諸史言押字者如此之多，而韓非子言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則戰國時已有之。又不始於後世也。

三國志少帝紀注：世說及魏氏春秋竝云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

帝御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按鴨者勸帝押詔書耳。是則以親署爲押。已見於三國時矣。〔原注〕南北朝謂之畫敕。

邸報

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呂溱傳。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釐。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字見于史書。蓋始於此時。然唐孫樵集中。有讀開元雜報一篇。則唐時已有之矣。〔闕氏曰〕唐詩話。韓翃久家居。一日夜半。客扣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于此見字亦見于此。
〔中〕知制誥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云云。是邸報。

酒禁

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刑亂國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幾酒謹酒。而司隸禁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此刑平國用中典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禮也。故成康以下。天子無甘酒。

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于幽王。而天不洎爾之詩始作。其教嚴矣。漢興。蕭何造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曹參代之。自謂遵其約束。乃園中聞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張飲。與相應和。是并其畫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禮。鄧侯旣闕之於前。糾民以刑。平陽復失之於後。弘羊踵此。從而權酤。夫亦開之有其漸乎。

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賢良文學之議罷之。而猶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爲利國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此。

〔原注〕困學紀聞謂權酤之害甚於魯之初稅畝。

然史之所載。自孝宣已後。有時而禁。

有時而開。至唐代宗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

禁斷。自此名禁而實許之酤。意在權錢。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興初。言者以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

極。非古禁羣飲節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燾奏謂。設法勸飲。以斂民財。周輝雜志。以爲惟恐其飲不多。而

課不羨。此權酤之弊也。至今代則旣不權緡。而亦無禁令。民間遂以酒爲日用之需。比于饔飧之不可闕。

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持之者矣。

〔陳通政曰〕孫公嘉淦以高粱祗堪供造酒之

枉過當。夫使果重其罰。而立致其效。則家有蓋藏。卷無羣飲。豈非爲治者至願所慮者在不能禁止耳。天下承平日久。狃於休養之樂。安知耗穀之患。而但以爲大欲所在。日用之常也。

酃原之游學。未嘗飲酒。大禹之疏儀狄也。諸葛亮之治蜀。路無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舊唐書楊惠元傳。充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詔移京西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賜宴。諸

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爲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爲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旣發。有司供餼於道路。唯惠元一軍。餅饘不發。上稱歎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能以衆整如此。卽治國何難哉。〔原注〕沈括筆談言太宗朝禁卒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有罪。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釀酤飲者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朝官飲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女子沒官。可謂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過。故不久而弛也。水爲地險。酒爲人險。故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原注〕黃魯直作黃蘗字說云。酒善溺人。故六彝皆以舟爲足。徐尙書石麒麟有云。傳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禍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歿於酒而不覺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螢雪叢說言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聞。遂終身不飲。頃者米糲不足。而烟酒興焉。則真變而爲火矣。

賭博

萬厯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啟中。始行馬弔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無人不爲此。有如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者。吁可異也。考之漢書。安丘侯張拾。卽〔原注〕其已反。侯黃遂。樊侯蔡辟方。竝坐搏拊。免爲城旦。〔原注〕賈逵傳掘冢搏拊犯姦成富。王符潛夫論以游

博持掩爲事師古曰搏或作博六博也揜意錢之屬也。〔原注〕後漢書梁冀傳能挽滿彈皆戲而賭取財物宋書

王景文傳爲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劉康祖傳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樗蒲戲免南史王質傳爲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賊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爲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今律犯賭博者文官革職爲民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晉陶侃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朴卒成中興之業爲晉名臣唐宋璟爲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爲開元賢相而史言文宗切於求理每至刺史面辭必殷勤戒敕曰無嗜博無飲酒內外聞之莫不悚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懲乃救時之首務矣

唐書言楊國忠以善樗蒲得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簿計算鈎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敗玄宗末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國家之妖孽也今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璟而學楊國忠亦終必亡而已矣

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元之本名琉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

第詔有司召元之詰問引伏奪其敕贖銅四十斤遣之宋制之嚴如此今之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爲恥者矣。

晉中興書載陶士行言搏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近日士大夫多爲之安得不胥天下而爲外國乎。

遼史穆宗應歷十九年正月甲午與羣臣爲葉格戲解曰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原注按應歷十九年爲宋太祖

之開寶二年是契丹先有此戲不知其所自來而其年二月己巳卽爲小哥等所弑君臣爲諱其禍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

士大夫終日執之其能免於效尤之咎乎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閏月己丑詔卽搏博者斬元史世祖紀

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亂國用重典固當如此

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繇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京債

赴銓守候京債之累於今爲甚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二月丙寅中書奏赴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

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於前件州府原注河東鳳翔鄆坊鄒寧等道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

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之蓋唐時有東選南選其在京銓授者止

關內河東兩道採訪使所屬之官不出一千里餘之內而猶念其舉債之累先於戶部給與兩月料錢非

惟恤下之仁亦有勸廉之法與今之職官到任先辦京債剝下未足而或借庫銀以償之者得失之數較

然可知已。

若夫聖主之所行。有超出於前代者。太祖實錄。吳元年七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知府知州知縣文綺四。絹六。羅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各半。府州縣佐貳官。視長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又半之。各府經歷知事。同佐貳官。州縣吏目典史。視佐貳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費。知府賜白金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及州判官。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又半之。知事吏目典史。皆十兩。著爲令。上曰。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則他日不免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而責之。奉公難矣。洪武元年二月。詔中書省。自今新除府州縣官。給賜白金一十兩。布六匹。十年正月甲辰。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卽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費用旣乏。流爲醫卜。使人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稅課司大使熊斯銘言。仕者得祿養親。此人子之所願也。然有道遠而不得養其父母者。乞令有司。給以舟車。俾得迎養。以盡人子之情。廷議以雲南兩廣四川福建官員家屬赴任者。官爲給舟車。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宜依例給之。制可。

【原注】二十二年八月。命故官妻子還鄉者。亦給車舟。

居官負債

居官負債。雖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國法。乃考之於古。有以不償債而免列侯者。漢書。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原注免侯爵是也。有以不償債而貶官者。舊唐書。李晟子翬。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湎酒色。恣爲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回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爲回鶻所訴。文宗怒。貶翬爲定州司法參軍。是也。然此猶前代之事。使在今日。則回鶻當更貸之以錢。而爲之營其善缺矣。元史。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爲甚。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伴而止。著爲令。

納女

漢王商爲丞相。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王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爲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爲大中大夫張匡所奏。免相。歐血薨。諡曰戾侯。後魏鄭義爲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及卒。尙書諡曰宣。詔曰。蓋棺定諡。激濁揚清。義雖夙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尙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諡曰文靈。古之士大夫以納女後宮爲恥。今人則以爲榮矣。

古之名士。猶不肯與戚畹同列。魏夏侯玄爲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

之於色。宋路太后頗豫政事。弟子瓊之宅。與太常王僧達並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爲之禮。瓊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尙在。而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罪僧達。上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諸王。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事加罪。

王女棄歸

漢書衡山王傳。太子女弟無彩。嫁棄歸。以王女之貴。爲人妻。而猶有見棄者。近古七出之條猶存。而王者亦不得以非禮制其臣下也。

罷官不許到京師

後漢書言漢法罷免守令。非徵召不得妄到京師。

〔原注〕蘇不韋傳。

今制內外官員至京師。必謁鴻臚寺。報名見朝。

至南京。必謁孝陵。罷職者不得入國門。

〔原注〕成化十三年九月壬申。詔逐罷閒官吏人等。

此漢人之成法。所以防夤緣。清輦轂之意深矣。

冊府元龜載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九月丙戌。太傅致仕王建立。不由詔旨至京。

〔原注〕建立先以通事不敢

引對。留于閣門久之。自至後樓召見。帝以故將不之罪。則知五代之朝。此法亦未嘗弛也。

騎

詩云古公宣父來朝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

〔原注〕董氏曰顧野王作來朝趣馬

曰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於

戎翟其習尙有相同者

〔原注〕程大昌雍錄曰古皆乘車今曰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爲騎蓋避翟之嫌不暇駕車

然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也

〔惠氏曰〕詩疏馳謂走馬是屬乘車非單騎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

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

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

〔原注〕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注提謂馬上鼓有

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正義曰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王應麟謂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又引公羊傳齊侯唁公以鞍爲几公羊亦周末之書也

春秋之世戎翟之雜居於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

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翟於大鹵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以開其道其不

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爲騎騎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騎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諫胡服

而不諫騎射意騎射之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矣

〔惠氏曰〕案韓非子秦穆公送重耳騎二千則單騎不始于六國

騎利攻車利守故衛將軍之遇虜以武剛車自環爲營

史記項羽本紀叙鴻門之會曰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上言車騎則車駕之馬來時所乘也下言獨騎

則單行之馬去時所跨也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四人則皆步走也樊噲傳曰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

四人步從是也。

驛

漢書高帝紀。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竊疑此法。春秋時當已有之。如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祁奚乘駟而見范宣子。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子木使駟謁諸王。楚人謂游吉曰。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國語。晉文公乘駟。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呂氏春秋。齊君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皆事急不暇駕車。或是單乘驛馬。而注疏家未之及也。〔原注〕戴侗云。以車曰

傳。召伯宗則是車也。說文。傳。遽也。左傳。弦高且使遽告于鄭。注。遽。傳車。按韓非子言。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則騎亦可以謂之傳。

謝在杭五雜俎曰。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注。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然左傳言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乏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爲驛馬無疑矣。漢初尙乘傳車。如鄭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後患其不速。一槩乘馬矣。

驢

自秦以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原注〕爾雅無驢而有驢。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鼠而郭氏兩釋之。則此爲獸而非鼠矣。晉書郭璞傳云。有物大如牛。灰色卑。逸周書伊尹爲獻。令正北空。類象胸。前尾上皆白。有力而遲鈍。璞案卦名之。是爲驢。鼠蓋卽其類也。

同大夏莎車匈奴樓煩月氏諸國以橐駝野馬騊駼騊駼爲橐駝原注父馬母曰騊駼父騊駼母曰騊駼古

文駟驥馬父驥子

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驪甚愛之李斯上秦王書言駿良駟驥鄒陽上梁王書亦云燕王按

劍而怒食以駟驥是以爲貴重難得之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騊駼蒙駟蚩蚩驪驥駟驥驥驥王褒僉約

調治馬驢兼落三重汝成案如僮約則驢亦人家所常畜矣其名始見於文而賈誼弔屈原賦騰駕罷牛兮騶騶驢日者列

傳騶驢不能與罷驢爲駟東方朔七諫要褻奔亡兮騰駕橐駝劉向九歎卻騶驢以轉運兮騰驢驥以馳

逐揚雄反離騷騶驥驥以曲難兮驢騾連蹇而齊足則又賤之爲不堪用也嘗考驢之爲物至漢而名至

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而貴幸原注續漢書五行志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驢周旋

與馬然其種大抵出於塞外自趙武靈王騎射之後漸資中國之用鹽鐵論贏驢駟駟銜尾入塞驪奚驪

馬蓋爲我畜杜篤論都賦虜僦倭驅騾驢馭宛馬鞭駟驥霍去病傳單于遂乘六羸匈奴傳其奇畜則橐

駝驪駟駟騶駼驪奚西域傳鄯善國有驢馬多橐它烏託國有驢無牛而龜茲王學漢家儀外國人皆

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可見外國之多產此種而漢人則以爲奇畜耳人亦有以父母異

種爲名者魏書鐵弗劉虎傳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爲鐵弗

軍行遲速

魏明帝遣司馬懿征遼東其時自雒陽出軍不過三千餘里而帝問往還幾日懿對以往百日攻百日還

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猶是古人師行日三十里之遺意。夏侯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於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固兵家所忌也。

木罌餗渡軍

史記淮陰侯傳。從夏陽以木罌餗渡軍。服虔曰。以木押縛罌。以渡是也。古文簡。不言縛爾。吳志孫靜傳。策詐令軍中。促具罌。缶數百口。分軍夜投查瀆。亦此法也。其狀圖於喻龍德兵衡。謂之甕筏。

海師

海道用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句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強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此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淵。秦苻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逕襲和龍。唐太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劉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瑾。遣燕榮以舟師。

自東海至吳。此又淮北海而至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敗金兵於膠西之石臼島。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此皆

古人海道用師之效。沈氏曰：海防考。江南之要害四：曰金山衛，以迫近海塘，北接吳淞口也。曰吳淞口，以

口也。江北之要害三：曰新港，即三江口，以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插港，又有鹽徒聚艘於此也。

日廟灣，以其爲巨鎮，而可通大海口也。翁大立言：海防惟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此爲上策。拒守

毋使登岸，此爲中策。出水列陳，毋使近城，此爲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陳總兵曰：天下沿海形

勢，從京師天津東向遼海，鐵山黃城皮島外對朝鮮，左延東北，山海關寧遠蓋平復州金州旅順口鴨綠

江而抵高麗，右袤東南，山東之利津清河蒲臺壽光海倉口登州而至廟島成山衛，海船往盛京天津者，以

隔海對峙，東懸皮島，西匝兩京，登萊是爲遼海登州一郡，陡出東海，盡於成山衛，海船往盛京天津者，以

成山爲標準也。成山衛轉西南，則靖海大嵩萊陽登州靈山而至江南，海州此皆登州之南，海也。海州

而下，廟灣而上，則黃河出海之口，河濁海清，泥沙泥入海，則沈寘支條縷結，東向紆長，潮滿則沒，潮汐或淺

或沈，名曰五垛沙，中間深處，呼曰沙行。江南之沙船，往山東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攔無礙，閩船

則底圓，加以龍骨三段，架接高昂，攔沙播浪，立見碎折，更兼江浙海潮外無藩扞，屏山以緩水勢，東向澎

湃，故潮沙之流，比他省爲最急。若乏西風，開避，則舟隨溜，闌靡不爲壞。是以海船往山東，兩京必從盡山

對東開，一日夜避過其沙，方敢北向，是以登萊淮海稍寬，海防者職由五條沙爲之保障也。廟灣南自如

而至北關以及閩海接界之南關實溫台內外海運寄泊樵汲之區不可忽也閩之海內自沙埕南鎮烽火三沙斗米北茭定海五虎而至閩安外自南關大嶺小嶺閩山芙蓉北竿塘南竿塘東永而至白犬爲海壇大島閩安雖爲閩省水口咽喉海壇實爲閩省右翼之扼要也由福清之萬安南視平海內虛海套是爲興化外有南日湄洲再外烏坵海壇所當留意者東北有東永東南有烏坵猶浙之南吧北吧積穀弔邦韭山東霍衢山江之馬蹟盡山是也泉州北則崇武巔竄南則祥芝永寧左右拱抱內藏郡治下接金廈二島以達漳州金爲泉郡之下臂廈爲漳郡之咽喉漳自太武而南鎮海八暨古雷銅山懸鎮在風可以寄泊而至南澳以分閩粵泉漳之東外有澎湖島三十有六而要在媽宮西嶼頭北港八罩四澳北水急而流迴北之吉貝沈礁一線直生東北一日未了內皆暗礁布滿僅存一港蛟蜃非熱習深諳者不敢擢至南有大嶼花嶼貓嶼北風不可寄泊南風時宜巡緝澎湖之東則爲臺嶼北自雞籠山對峙福州之白犬洋南自沙馬崎對峙漳之銅山延緣二千八百里西面一片沃野自海至山淺闊相均約百里西東穿山至海約四五百里崇山疊嶺野番類聚建一郡分四縣山川形勢生熟番性蜂窠蟻穴誌考備載郡治南抱七崑身而至安平鎮大港隔港沙洲直北至鹿耳門鹿耳門隔港之大線頭沙洲而至隙仔海翁隙皆西護府治而港之可以出入巨艘惟鹿耳門與雞籠淡水港其餘港汊雖多小船不能出入僅平底之澎湖四五百石之三板頭船堪以出進此亦海外形勢以扞內地沿海要疆南澳東懸海島扞衛漳之詔安潮之所內自黃岡澄海乃閩粵海洋適中之要隘外有小島三爲北澎中澎南澎俗呼爲三澎南風賊艘經由暫寄之所內自黃岡澄海乃閩粵海洋適中之要隘外有小島三爲北澎中澎南澎俗呼爲三澎南風賊艘出沒之區長遠揚於外洋以伺掠夜西向於島澳以偷泊而海賊之尤甚者多潮產也赤澳一洋自甲子門南至淺澳田尾遮浪汕尾鮒門港大星平海雖屬惠州而山川人性與潮無異故於居中碣石立大鎮下至大鵬佛堂門將軍澳紅杏爐急水門由虎門而入粵省外自小星筆管沱潭爲建頭大嶼山小嶼山伶仃山旗巖嶼九州洋而至老萬島嶼不可勝數處處可以樵汲在在可以灣泊粵之賊艘不但艚船海虎門右扼香山而香山雖外護順德新會實爲省會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盜內河緝賊港汊四通奸匪殊甚且共域澳門外防番舶與虎門爲犄角有心者豈可泛視哉外出十字門而至魯萬此洋艘番舶來往往經由之標準下接岸門三竈大金小金烏豬上川下川戩船澳馬鞍山此肇屬廣海陽江雙魚之外護也往高郡之電白外有大小放雞吳川外有礮州下鄰雷州白鵠錦囊南至海安自放雞而南至於海安中懸礮州暗礁暗沙難以悉載非深諳者莫敢內行而高郡地方實藉沙礁之庇也雷州一郡自遂溪海康徐

開州向防城而四百餘里而至海安三面濱海幅闊百里對峙瓊州渡海百二十里自海安繞西北至合浦欽州而東自龍調埠州江永安山口烏兔處處沈沙難雜以名載自冠頭嶺而西至於防城有龍門七十二運運相通巡者島門也通者水道也以其島嶼懸離而水道皆通廉多沙欽多島地以華夷爲限而又產明珠不入於交趾是以亭建海角千廉天涯于欽瓊州屹立海中地從海安渡脈南崖州東萬州西儋州北瓊州與海安對峙瓊山文昌樂會陵水感恩臨高定澄邁沿海諸州縣環繞熱黎而熱黎環繞生黎而生黎環繞五指嶺七指山五指西向七指南向周圍陸路一千五百三十里府城中路直穿黎心至崖州五百五十五里萬州東路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十里自海口港之東路沿海惟遇之馬鼻港儋州之新英會之新潭那樂港感恩州之北黎港可以泊船隻其餘港汊雖多不能寄泊而沿海沈沙行舟實爲艱險港昌化之新潮港感恩州之北黎港可以泊船隻其餘港汊雖多不能寄泊而沿海沈沙行舟實爲艱險內山生黎風痺殊其吾人可住熱黎而不可住生黎生黎可住熱黎而不可到吾地熱黎夾介其間以水土習宜故也此亦海外稍久之壘灣惜乎田疇不廣歲仰需於高雷雖產楠沈諸香等於廣南甲於諸番究非壘灣沃野千里所可比擬程方伯曰粵東山海遼遠乾隆五十四五年盜賊復起綠安南黎氏之地我朝痛加戮以平定百數十年來休養生息民物滋豐遠乾隆五十四五年盜賊復起綠安南黎氏之地我朝痛加戮以平定百數十年來休養生息民物滋豐父孺立兵革不息國內空虛招致亡命崇其官爵資以兵船使其規掠我商漁以充兵餉名曰採辦實爲粵東海寇之始其時太平日久水師懈弛緝捕不力商漁失業從賊者多地方官亦不能杜漸防微而接濟銷贓諸幣無地不泊乎光緒既亡羣盜無主爭爲雄長遂蔓延不可制若今之烏石二總兵保東海八阿婆帶諸賊皆安南巨盜陳天保莫觀輔等之頭目也嗣是以來添造戰船命將出師已二十年而盜賊如毛訖無成效統計一歲之中我之擒賊極多不過千餘名而賊首沿海一招從者如蟻船隻不待打劫皆得自商漁食貨不待經營皆得自現掠海洋熱若門庭波濤安如平地我師轉形怯懦矣兵去則分據各港無求不獲兵來則連幫抗拒莫之敢撓我師轉形困瘁矣又以海船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旬日半月猶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收泊之地皆不戰及雨不戰逆風逆潮不戰陰雲蒙霧日晚夜黑不戰暴期將至沙路不熟賊衆我寡前無收泊之地皆不戰及雨不戰逆風逆潮不戰陰雲蒙霧轟擊船身簸蕩中者幾何幸而得勝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一望平洋非戰也勇力無所施全以大礮東西南北惟其所之非如江湖之可以險阻扼也必其船傷行遲環而攻之賊匪計窮半已投海然後獲其一二船而餘船已飄然遠矣倘值日暮賊從外洋逃遁我師不敢冒險勢必同帆收港故其殄滅最難賊匪之大加振作未易即平章自效力四年三六次出洋親冒矢石千風濤之壯厲危險海道之難易遠近各股

派本管之武弁監修也從前修造船隻皆用出洋弁兵監修工程尙屬實在嗣因有不肖弁兵需索匠人
 遂罷弁兵專用文員督造工竣稟請驗看合式即令武弁接收費用雖稍減于前而工料實不如舊蓋船
 工最爲深微固與不固非一時外觀可得而盡一出大洋巨浪掀簸眞形畢現矣章前因帶領紅單船百
 號出海與舟師相從兩月見各船日夜戽水數百桶毋怪其沿海停泊而不得力也夫船者官兵之城郭百
 房室車馬也船果堅實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追則速以衝則堅反是則憂沈溺覆亡之不暇安望獲賊
 憶在洋時見林總兵座駕海安四號一船堅緻牢實行走快捷賊匪望而生畏詢之爲蔡廷芳監造可知
 監工得人一船可收數船之用不宜因一二弁不肖遂謂人人皆然也應請將船隻次第徹回徹底興修
 卽派該管弁兵監修彼其生命所關自不聽匠人偷工減料如有需索指名揭參至于料價必稍增益應
 由藩庫發足勿令承修之員賠累而後工程可固此爲勦賊第一要務一篷索桅舵桅木宜加料製備也
 海中浪起船如升天浪落船如墜地一物不固卽有覆溺之憂憶與舟師相從東西洋面三千餘里一遇
 大風舟師卽有折桅者一船折桅全軍失色雖賊船唾手可得亦必舍而收港又不可棄以資賊也應請
 易之三四月工乃竣而賊已從容遁矣行三五日追賊將及桅壞復然所以出師兩月不獲一賊也應請
 于蓬纜桅舵加料修備并每船多給篷席繩纜一付以備不虞灰麻油釘事寬爲預備其頭大桅尤關
 緊要卽不能全用堅完大木亦須鑲幫結實此皆官兵性命所係不可忽之爲細故也一戰具宜逐件精
 製要卽海戰莫烈于礮以大爲貴從前賊見官船奔避不戰爲礮少也數年來規我礮臺虛我官船及商夷
 長也海戰位已不可勝用矣其大者至四五千觔我師之礮大者不過二三千觔勢不如賊所幸兵丁施放
 船隻礮位已不可勝用矣其大者至四五千觔我師之礮大者不過二三千觔勢不如賊所幸兵丁施放
 較賊精熟鳥槍長刀短刀竹槍之類均須備足至于近賊時入礮施放一發可傷數十人比礮子更烈此
 外如藤牌鳥槍長刀短刀竹槍之類均須備足至于近賊時入礮施放一發可傷數十人比礮子更烈此
 烈倍速然後我先燒賊而賊不能燒我聞前浙江李提軍別用小船預貯硝磺柴草臨時發火馳燒賊船
 此古法也惟是海上風濤迅厲火船未必便能近賊卽近矣賊以長竿撞拒浪頭一湧各開數丈斷難得
 力莫若仍照今法用火礮噴筒爲良查賊船火礮受藥五六觔噴筒大徑四寸餘長八九尺我師火礮受
 藥不過二三觔噴筒大不過徑寸長不過二三尺何以勝賊應請製造亦如賊式礮筒之中加辣椒川烏
 斑蝥蟲等末毒煙所到賊已昏倒惟製遙須密勿使洩漏更有火桶火斗二物受藥愈多火焰愈烈須令
 多爲預備于偏近賊船時擲上頭桅奮力遙擲其拋擲火礮亦須上桅方能及遠三者之用凡生勝敗決
 于須臾必習熟精練方能先發制人但得二三件及賊賊必紛紛投水其船可得矣一戰兵應請添配也
 向例捕賊米艇大船配兵六十名中船五十名小船四十名數原不少惟是米艇長大每船掌舵六七人
 火礮噴筒八人管大篷十餘人又每船礮位多者十七八位少者十二三位每位派兵三名數恆不敷其

在趙之若驚。應令地方官擇立殷實之人。以爲船總。責其訪查。夜間總繫一處。有不遵者。破沒其船。通同作弊者。誅無赦。一確礮宜禁私買也。接濟之害。米糧之外。火藥爲最。聞盜匪購買確礮。自行製配。粵東瀕海。濕熱薰蒸。遠年舊土。皆可煎熬成礮。而硫磺則不能處處皆產。防維較易。昔往惠潮嘉應一帶。密查曾于豐順縣雁洋運地方。會同揭陽令查得礮坑一區。當經稟請封禁。又訪英德縣礮廠。官礮之外。多有私賣。亦即稟請移知南韶連道。嚴密查禁。數年來盜匪購賣頗難。誠恐日久疏防。爲禍不小。應飭地方加意查拏。一有私賣。立置重典。一海上商鹽船隻。應請護送。禁止散行。也盜匪多劫一船。即我師多受一船之害。其財貨可食數月。其船隻可用數年。所不用者。勒取米糧布帛。豬雞確礮等物。聽人贖回。愚民罔顧法紀。潛購以往。地方官無從稽查。惟紅單船與賊爲仇。其東西兩路商漁鹽船。多向賊匪納銀打單。故得散行無忌。而接濟銷藏。即寓其中。此害之大者也。應請查禁。毋聽散行。總須彙齊數十號。爲一幫。就近申請師船順便護送。如有散行者。一體拏究。如此則盜賊內無接濟。外無劫掠。不擊自敗矣。就

海運

唐時海運之事。不詳於史。蓋柳城陷沒之後。至開元之初。新立治所。

〔原注〕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郡萬歲通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僞

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

乃轉東南之粟以餉之耳。及其樹藝已成。則不復資於轉運。非若元時以此爲恒制也。舊

唐書宋

〔原注〕通典作宗

慶禮傳張九齡駁謚議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爲其主人是稱

樂都其來尙矣往緣趙翻作牧馭之非才自經墮廢便長寇孽大明臨下聖謀獨斷恢祖宗之舊復大禹

之迹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強衛指期遂往稟命而行於是量畚築執鑿鼓親總其役不愆所慮俾柳

城爲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尋而罷海運收歲儲邊庭安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

其優劣孰爲利害此罷海運之一證

〔謝占王曰〕海運法一曰古今海道異宜操舟航海自古有之而要其

夫江南海船之赴天津奉天所經海道如吳淞口外之銅沙大沙三角沙丁家沙陰沙五條沙皆漲於水底貼於西岸而沙脈之東海面深闊無涯舟行至此只須向東開行以避其淺諳練者定之以更香辨之

以泥色量風潮之緩急測海面之程途趨避原有適中之方所謂駕輕就熟也不諳者或避之太過而迂遠焉則遇風而驟難收島或避之不及而淺閣焉則棄貨以伴人船針向差以毫釐路程謬以千里此古疏而今密者一也又如登州所屬之石島俚島鳴島威海衛之罌島廟島皆聳列海濱環抱內港舟行至此或遇風潮不順皆可進港守風諳練者知各島門戶之淺深各門潮溜之順逆轉旋有法行止從容不諳練者船近山邊不知進退水山相激最易疏虞此古生而今熟者二也前代天津奉天通商未廣江南海船多至膠州貿易不知過登州登州相激最易疏虞此古生而今熟者三也前代天津奉天通商未廣江漕船由山東內河二千餘里運至登州再裝海船轉運天津是一米而三易其船一運而三增其費且無論糜費勞工諸多未便而頭緒紛繁端百出程期愈遠耗散愈多皆不可以恆恆計也苟使曠昔舟師亦能熟識海道則從江南運至膠州已繞出淺沙經過黑水大洋海程已歷二千餘里如欲直上天津不過再遠千里且有沿途島岸可以安歇守風何以已過險遠之外洋反避平恬之內海可知未聞登州潮汛不知潮溜之盤旋未歷登州海島不諳島門之深淺宜其寸步難行也自康熙間大開海道始有商賈經過登州海面直趨天津奉天萬商輻輳之盛亘古未有從此航海舟人互相講究凡大造舟之法操舟之技器用之備山礮沙水趨避順逆之方莫不漸推漸準愈熟愈精是以數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貿易歲止兩三次近則一年行運四回凡北方所產糧豆棗梨之類運來江浙每年不下一千萬石此海道安瀾迅速古今利鈍懸殊又可想而知矣然則元明行之而不久者限於人力至於我朝而籌海運則地勢人工均超千古似未可以前代情形引為比例也二曰行船提要江南海船赴天津路程必由吳淞江出口至崇明南佘山向東北駛過淺沙而至深水大洋朝見登州山島為之標準轉向西行以達天津所經江南海面不甚深闊隨路可寄旋歇息入山東深水大洋無沙礮淺閣之虞可以暢行無須寄泊自登州以至天津沿途山島均係統連內地皆有營汛彈壓倘遇風潮不順隨處可以安歇守風江南海船名曰沙船以其船底平闊沙面可行可泊稍闊無礙常由沙港以至淮安販蟹為業是以沙脈淺深最為熟諳沙港者沙間之深溝也浙江海船名三不龍亦能過沙然不敢貼近淺處以船身重於沙船故也惟閩廣海船底面高下有大木三段貼於船底名曰龍骨一遇淺沙龍骨陷於沙中風潮不順便有疏虞蓋其行走南洋山礁叢雜船有龍骨則轉灣趨避較為靈便若赴天津須先至江南盡山停泊等候西風向東開行一日避出淺沙北行方保無虞故赴天津奉天歲止一次如運漕糧但僱江南沙船足所以敷用蓋各省之海面不同船式器具亦因而有別而操舟之法器用應手之機亦各有精非局外者所能悉其竅要也三曰四時風信海船自江南赴天津往來運速皆以風信為準繩而風信則有時令之不同春季西北風少東南風多自南至北約二十日自北至南逆風不能駕駛須待秋後北風方可返權秋季北風多南風少自南至北約一月自北旋南約二十日自北至南逆風不能駕駛須待秋後北風方可返權

旋南。半月可到。此四時風信之常度也。或隨路違島。候風。卽有差遲。至多不過一月。內河行船。必須順風。且一遇狂颶。逼處兩岸。尤易損船。外海寬敞。但非子午逆風。均可掉舵駕駛。雖遇狂風。大洋無山岸沖撞。之虞。不能爲患。惟外國洋船。大較數倍。錯過順風。寸步難行。待次年順風時候。方可揚帆。至於暴風。亦有暴期。定日隨路。可以守島迴避。假如初十日。是暴風期。初一日。船在江南。看天氣。晴明而有順風。便可揚帆。開駛。三五日間。即可駛至山東。石島。收停。島內。以避暴期。夫風信。自南北東西。正方之外。兼以東南。北西南西北。共計八面。海中設逢風暴。所忌者。惟恐單面東風。飄欄。西岸淺處。爲害。此外。七面暴風。或飄。亦有定期。或收泊。南澤。或闖至東海。候風。定而同。皆可無害。則是四時之風。信。厥有常度。可揆。四時之風。暴。亦有定期。可據。占法。可參。而不知者。概謂風波。莫測。非習練之言也。四曰。趨平。避險。夏至後。南風。司令。海。疏。虞。約。在。千。中。之。二。三。冬。季。西。北。風。當。令。自。南。向。北。旋。南。亦。鮮。疏。虞。春。季。四。面。花。風。不。比。冬。季。朔。風。緊。急。將。船。中。貨。物。拋。棄。數。成。船。載。輕。鬆。便。可。無。恙。者。有。之。或。至。西。岸。沙。脈。極。淺。之。處。擱。漏。損。傷。者。有。之。或。遇。西。北。狂。風。颶。至。外。國。數。月。而。返。者。亦。有。之。蓋。在。百。中。之。一。二。焉。此。惟。商。賈。乘。時。趨。利。重。價。僱。船。不。得。不。冒。險。趕。運。如。運。漕。糧。則。不。在。狂。風。險。阻。之。時。只。須。夏。季。運。裝。可。保。萬。全。諺。云。夏。至。南。風。高。挂。天。海。船。朝。北。是。神。仙。言。夏。至。以。至。立。秋。計。有。四。十。餘。日。當。令。之。南。風。一。歲。中。履。險。如。平。在。斯。時。也。五曰。防弊。清源。浙江。海。船。水。手。均。安。本。分。非。同。遊。手。每。船。約。二。十。人。各。有。專。司。規。矩。整。肅。蓋。其。生。長。海。濱。航。海。經。營。習。以。爲。常。亦。猶。鄉。人。之。務。農。山。人。之。業。樵。焉。又。皆。船。戶。選。用。可。信。之。人。有。家。有。室。來。歷。分。明。假。使。傷。損。一。船。商。貨。價。值。五。六。千。金。船。價。亦。值。五。六。千。金。無。不。協。力。同。心。互。相。保。重。不。知。者。或。恐。貨。被。盜。賣。僞。爲。人。船。盡。失。夫。貨。或。盜。賣。船。可。藏。匿。船。冊。上。有。名。姓。年。貌。箕。斗。之。舵。水。人。等。二。十。名。終。不。能。永。匿。而。不。出。或。恐。捏。報。船。擱。淺。沙。將。貨。拋。卸。海。中。以。保。人。船。此。惟。冬。季。朔。風。緊。急。偶。有。之。亦。必。有。前。後。查。驗。損。船。形。跡。或。恐。捏。報。船。擱。淺。沙。將。貨。拋。卸。海。中。以。萬。無。一。失。之。理。是。以。商。賈。貨。物。從。無。用。人。押。運。惟。以。攬。載。票。據。爲。憑。制。倘。有。情。弊。一。船。二。十。人。之。口。角。行。踪。賠。償。惟。風。波。不。測。則。船。戶。商。家。各。無。賠。底。今。如。裝。運。漕。糧。設。有。缺。數。潮。霽。卽。可。照。商。例。賠。償。其。風。波。不。測。一。端。夏。季。順。風。起。北。本。無。此。患。然。而。官。事。章。程。必。歸。畫。一。方。爲。萬。全。因。思。內。河。運。船。到。北。時。日。久。長。沿。途。耗。米。必。多。而。交。卸。正。米。之。外。尚。有。升。合。盈。餘。外。海。運。北。毫。無。耗。散。則。餘。米。數。目。自。必。更。多。萬。一。風。波。不。測。卽。約。以。衆。船。餘。米。均。攤。賠。補。不。但。輕。而。易。舉。亦。且。有。盈。無。絀。兼。可。使。衆。船。互。察。弊。端。極。爲。周。密。至。於。南。容。毫。髮。隱。瞞。或。恐。船。數。衆。多。散。漫。無。稽。則。可。冊。籍。編。查。各。省。沿。海。口。岸。皆。有。關。防。海。船。進。出。必。驗。船。牌。來。歷。經。

過牙行堪作衆船保領自無虞其散漫無稽也六曰海程更宜擇商方今聖人數治寰海肅清商賈往來均沾樂利某航海經營竊見南洋營汛防禦森嚴北省海程更宜擇商方今聖人數治寰海肅清商賈往來均沾一經營船追捕匪船易入沙中寸步不能逃遁故前此洋匪未靖江蘇浙面均有沙脈匪徒船底皆有龍骨不敢回本籍此匪船不過江南之明證也昔年偶有竄北者非因戰艦嚴追即被暴風颶至冒險逃命荷延旦夕而已山東洋面均係深水大洋東向渺無涯際無處避風西岸山島統連內地海船出入必有營汛稽查匪船無所不致泊岸島內懸海飄颻一遇狂風無從托足天津則有黃蓋壩以守門戶利津則有市舶潛上北洋遊逸不知外番水土仰給中華藥物以養命者急於水火方皆感懼不遑奚敢潛遊犯法且其所經海面如七洲沙頭清水瀉水萬里長沙千里石塘皆屬海中極險之區非船身巨大不能駕駛而船身既大行走必遲我國家戰艦商船便如飛如利如南商船同日揚帆出海雖有百號之船在國廣淺洋猶可齊驅並駕若至北海大洋斷難魚貫而行即如江西南商船同日揚帆出海雖有百號之船在國廣淺洋猶巡查不容匪船混跡此海面之遼闊捍衛之森嚴可想而知矣如進島會齊而巡緝營船星羅棋布常在島外懸海山界之盡山防護南懸山對之大欽小欽大黑山小黑山大竹小竹等山皆係海面孤山並無環抱內港而國家體制不能停泊且兵與登州近在咫尺登鎮哨船巡查最密或謂糧運大事雖北洋無須為護送之計而各省水師壯兵千名分船押運足資彈壓兼可使水師後進新兵習嫻海性經歷波濤實於海防大有裨益七曰水脚滙籌江浙兩省商船邇年陸續加增擇其船戶殷實積具堅固者足有一千餘號大小統計每船可裝倉斛南糧一千餘石至於水脚價目原有貴廉不齊大抵隨貨利之厚薄定水脚之重輕數十年來僱船大槪情形極貴之時每關石計水脚規銀三兩每兩折實錢六百七十六文每關擔計倉斛二石五斗有零合計每倉斛水脚實錢八百十文蓋水脚每石三兩兩折實錢六百七十六文每關擔計倉斛可不明辨也其每年攬載商貨可運三四次不等今如夏季順帶便裝漕米一次每倉石酌與水脚若干春秋冬三季仍可運裝商貨三次統計所獲水脚價銀仍如統年運商貨四次矣惟必須每年作季準其先運商貨一次立夏前裝商貨三次統計所獲水脚價銀仍如統年運商貨四次矣惟必須每年作季準其大暑節必可齊到天津停泊海口即南庶官商並運兩無延誤蓋彼船戶之所深慮者惟恐裝卸漕糧遲數同空使其再裝秋冬兩次商貨同南庶官商並運兩無延誤蓋彼船戶之所深慮者惟恐裝卸漕糧遲

延日月錯過順風時令以爲一年僅行兩月則所獲水腳價銀不敷水手辛工及添補槓具之用又慮南
 地兌糧米色不乾到北交卸升斗不敷天津駁運通倉不知作何經理一切章程茫無頭緒此所以有畏
 難不前之勢也殊不知升斗例有盈餘駁船自有官備南裝北卸自可刻期趕緊兌漕米色定例乾圓潔
 淨而海船順風運北爲日無多既無耗散亦不蒸甞且可安插氣筒露風透氣各令包封樣米可期一色
 無差果能立法之初官事民情妥爲參議予以平允則船戶莫不踴躍趨從始終遵奉且殷商富戶將必
 有添造海船以覓利者雖全漕亦可裝運如現在商船暫時趕運全漕則須春夏兩次裝運方資應用至
 於東直兩省所需南省貨物內河減運之後海船裝帶南貨趨利如飛更必易於充裕即達北地歎收南
 省豐稔之時更可額外添運川廣臺灣米石源源接濟尤爲迅速所慮者事固難於圖始又更難於成終
 如果僱船運糧裝卸日期必須限定節氣勿令逾期若使日久弊生南北胥役需索陋規駁船裝卸輾轉
 延遲給與水腳扣色減平種種侵肥必致公私兩誤甚至該船殷戶求爲無業之窮民而不可得又不可
 不預爲防及也八日春夏兼運時日海船運漕夏季最爲便捷如欲權時趕運全漕惟有春夏兩次運裝
 其裝糧時日須在年內兌糧陸續駁裝海船新正一齊開放迨天津開凍後必可到齊駁卸天津北倉限
 以一月卸通至穀雨節海船全數回空趕赴關東運裝客貨至小滿節必可如數回南再裝漕米夏至後
 赴北立秋以前又可到齊天津交卸仍限一月卸通白露節回空再運關東客貨如能九月內到南尙可
 赴山東近處趕裝客貨年底全數回南再裝大年漕米則海船更有裨益矣施彥士曰以今日而籌海運
 其至便者有四其無可疑者有四昔邱濬慮海道不熟擬募漁戶造艘往返十餘次以尋元人故道隆慶
 間王宗沐以不習海道有驚游山之失崇明沈廷揚生長海上猶抗疏三上始行踏勘小試以漸加增今
 開海禁百三十餘年江浙濱海多以船爲業往來天津熟悉海上猶抗疏三上始行踏勘小試以漸加增今
 屢試其便一昔人擬於崑山太倉起廠造船然一經官造率虛器不堪用今沙船大者二三千石小亦千
 餘石下等募其堅緻牢實百無一失無庸別造其便二又漕運多置督督官員今即擇船戶殷長者督之
 無庸別委反多掣肘其便三其僱價似可照沈廷揚議每石二兩六錢折合蘇石六百餘文即以造船銀
 及旂丁行糧給之已省其大半無庸別開帑藏其便四然而有疑大洋之險或不免漂溺者不知商民往
 來海外遭覆溺者百不一二又率在秋冬若春夏二運南風甚利至爲穩當况兌糧時原有每石加耗今
 可量裁之取一斗與船戶以備各船通融賠補而正額萬無一失其無可疑一也然而有疑改運後旂丁
 難於安置者不知朝廷簽丁所以濟運非爲丁無生計而以漕運濟之也况變通之初卽事有漸近海如
 蘇松常鎮四十七幫約計軍船二千四百餘隻每年約須造船二百數十隻今先舉二百餘船米數由海
 抵通而省該丁造船勞費仍給月糧休歸軍伍或別開屯田俾安耕鑿以漸轉移有何不便其無可疑二
 也前嘉慶十六年籌辦海運督撫以十二不可行奏覆所云頭號沙船不過五六十號每船不過帶米四

百石此乃有意從少而言若實計全數則沙船大者二千石即慎重正供七分裝載亦可裝一二千石况其餘次號沙船力勝一千餘石者亦不下千有餘號其無可疑者三也至所稱帶米四百石須水脚一十文合足錢八百八十二文而關東一石當江蘇二石五斗則蘇石祇須錢三百餘文即極貴之價如沈誠俾船戶知隨到隨卸絕無抑勒稽留方且爭先恐後而何海運之不可行哉至程志忠所稟五條沙船險蓋為尖底閩船言之若平底沙船遠在沙外往來過成山時風利不可泊無風可以守風絕不聞沙船畏其險也沈廷揚有言耕須問奴織須問婢何以海道問諸素不習海之委員其可據乎阮閣部曰海道如果行則浙江之糧當從何處起運或疑即由杭嘉寧台諸府入海而不知非也案此元明兩史雖未明言然以事蹟核之似皆運至太倉劉家港上海船啓行攷史至元二十二年以軍萬人載江淮米海道由利津達京師又二十五年以前江南米陸運至上海船行攷史至元二十二年以軍萬人載江淮米海道迨武宗至大四年以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領海航從洋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易壞入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等處糧盡數赴倉候海運則劉家港當自有倉浙江斷無別自赴海起運之理且元四年十一月詔江浙等處糧盡數赴倉候海運則劉家港當自有倉浙江斷無別自赴海起運之理且元末方張之亂史特書詔遣兵部尚書巴延持穆爾元史作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先由海道至慶元抵杭率海舟候於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澉浦乃載於舟海難淺灘躬履艱苦則前此之不由斯道可知雖其後戶部尚書貢師泰以閩鹽易糧由海道運京師或仍由此處然皆多事之秋其實非本意也明太祖洪武元年命征南大將軍湯和造舟明州運糧輪直沽又二年令戶部於蘇州太倉儲糧以備海運供給遼東五年命靖海侯吳楨督海運總舟師數萬由登州餉遼陽此皆兵戈中權宜之制故入海處不一然大局亦祇由太倉故萬歷會計錄云永樂元年令江南民糧悉運太倉州于平江劉家港用海船繞出登萊大洋以達直沽改崑山州為太倉衛當亦由此陶宮保曰海運與河道相表裏禹貢載揚州貢賦沿海達冀州夾右碣石入海即海運之始秦唐雖亦偶行其道難稽明則由膠萊內河轉般登州實為勞費惟元代海運最久尋因其路險惡別開生道明人沿嶼求道非蟻即淺無怪其難自不若元代所開生道即今沙船所行吳淞口至十墩一路為宜而由此運米入海實擬自今年第屬初行不敢不倍加慎重詳加詢問證以紀載得其逕道至于大洋浩瀚本無畔岸雖舟人定以更香驗以水色格以針盤究難確指其道里數目惟有就西岸對出之州縣汛

托上下水黃色水底軟泥可拋錨候潮進口約計海口逆流挽纜百八十餘里即抵天津東關外計自吳淞口出十激東向大洋至余山北向鐵槎山歷成山西轉之罟島稍北抵天津總計水程四千餘里又曰古來海運如禹貢碣石入河秦起黃腫輓遼左乃在瀛滄登萊境內對渡關東道里無多舊宋偶一餽運其數更微故史不載明初張赫等初運三十萬最多至七十萬永樂中陳瑄始建倉于直沽亦正以百萬爲名其後沈廷揚自淮河口開洋七日抵天津一時詭爲異事其實經營已閱年餘所運二萬六千石而已卽元代海運最多其初運亦僅四萬三千石行之七八年猶祇運米數十萬漂失動以萬計從未初次試行卽裝米一百六十餘萬自始至終不溺一人不損額漕一穗米如今之所運者卽惟聖人在位海若馮夷莫不效職而瀛民贅客生長承平習於沙線操駕日精昔之望洋興歎以爲波濤不測者久已視爲坦途揚帆直上無虞屋之齒幸無港汊之灣環轉較諸內河爲易議者每謂河運費財海運費人由今觀之海運果費人否耶然則費財之說舍海運亦奚以易之蘇松數府州漕額甲天下而丁船經行內河亦微使蘇屬海運遂行省歲費不啻十之四五東南民力庶有鳩乎若夫難海運者曰盜賊曰潮濕曰侵蝕實皆無可慮但患南兌易而北卸難章程不可不豫立耳汝成案先生郡國利病書引王氏宗沐議云別通海運兩漕並輸國計益足彼不來而此來先臣邱濬固已言之此國家至深至遠之計一利也漕河身狹開通雖有漂流實無挂欠且漂流亦不待于勘報稽違以誤總計三利也今漕河浙江蘇松常鎮寧海運既通雖有漂流實無挂欠且漂流亦不待于勘報稽違以誤總計三利也今漕河浙江蘇松常鎮寧國太平共糧幾二萬石每石扣過江米七升共費米十三萬二萬石而淮以後遇淺又需船剝今海運則過江米與盤剝費數十萬省四利也漕河運軍兌米已畢憚于空歸牽挽之勞往往將船罄沈而逃每歲計費不貲今海運無船將不能歸則沈船可省五利也各軍有行糧有賞錢有安家今行海運舟大入多許其稍帶南貨免其抽稅漸減行糧諸色六利也漕河行糧有在水次隨支者每徵收不齊卽改本色于候頻艱若海運則須盡給凡一應料價輕腐月糧等項料理自齊七利也漕行日久耗米不貲海運則行甚迅急耗米可節八利也海運既通則一水可達如洪武三十年故事十利也歷代漕運大率雇募轉般今行直達往返疲勞若海運則每行五鼓開船已時卽住春初入兌夏盡卽休疲困自蘇十一利也兌運之弊盜竄侵尅甚或官軍俱逃今行海運欲盜誰市欲逃焉往十二利也其言得失雖屬蹄筌然海運之利在前明已略見矣

舊唐書懿宗紀咸通三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時湘灘汭運功役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

陳磻石詣闕上書言江西湖南汴流運糧不濟軍師士卒食盡則散此宜深慮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召見磻石因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萬石至廣府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執政是之以磻石爲鹽鐵巡官往揚子院專督海運於是康承訓之軍皆不闕供沈氏曰邱濬曰海運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初伯顏平宋命張瑄朱清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漕之運不專於海道二十八年立都轉運萬戶府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所辦糧充運自此至末年專仰海運矣說者謂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益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梁夢龍曰元史稱元人海運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今國家都燕財賦自東南而來者僅恃會通一河識者不無意外之慮若尋元人海運之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潁海一帶由海運未爲非策也又曰元人由海運或至損壞者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但自淮安而東循登萊以泊天津本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與東南之海渺茫無際者迥異誠議運於此是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於便易矣山居贊論曰禹貢言浮於江海達於淮泗又曰夾右碣石入於河是貢賦之道未嘗不兼用海也秦人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輸北河其制未盡非而用民失其道矣說者謂海運作俑於秦而效法於元豈通論哉

燒荒

守邊將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縱火謂之燒荒唐書契丹每入寇幽薊劉仁恭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國時已有之戰國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燒獲君之國

英宗實錄正統七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僉事王瑛言禦鹵莫善於燒荒蓋鹵之所恃者馬馬之所恃者草近年燒荒遠者不過百里近者五六十里鹵馬來侵半日可至乞敕邊將遇秋深率兵約日同出數百里外縱火焚燒使鹵馬無水草可恃如此則在我雖有一時之勞而一冬坐臥可安矣翰林院編修徐程〔原注〕後改名有貞亦請每年九月盡勅坐營將官巡邊分爲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獨石一出大同抵萬全一出山海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瞭如遇邊寇出沒即相機勦殺此先期燒荒舊制誠守邊之良法也

家兵

古之爲將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傳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後漢書朱儁傳交趾賊反拜儁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張燕寇河內逼近京師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卻之三國志呂虔傳領泰山太守將家兵到郡郭祖公孫犢等皆降晉書王渾傳爲司徒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汝成案〕將帥家丁前代多有明史所載如王越馬永馬芳梁震李成梁滿桂張養死士漢李陵之荆楚劍客亦其類也盛于唐藩鎮之牙兵謂之外宅兒至結爲義子大約在兵間久不得不用選鋒以求制勝然養之不易散之尤難以此召亂亦時時有之任師中者惟當簡擇士伍拔其豪俊優其獎賞勤其訓練則屠沽皆可使成勁旅雖官有遷移或有數年之功廢于一旦之歎然所至如此轉移非難衛身衛國所裨多矣

少林僧兵

少林寺中有唐太宗爲秦王時賜寺僧教其辭曰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竝能深悟幾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尙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是時立功十有三人裴灌少林寺碑所稱志操惠瑒曇宗等惟曇宗拜大將軍餘不受官賜地四十頃此少林僧兵所起考之魏書孝武帝西奔以五千騎宿於灑西揚王別舍沙門都維那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舊唐書元和十年嵩山僧圓淨與淄青節度使李師道謀反結勇士數百人伏于東都進奏院乘雒城無兵欲竊發焚燒宮殿小將楊進李再興告變留守呂元膺乃出兵圍之賊突圍而出入嵩岳山棚盡擒之宋史范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宗印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然則嵩雒之間固世有異僧矣

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萬表檄禦倭於松江其徒三十餘人自爲部伍持鐵棒擊殺倭甚衆皆戰死嗟乎能執干戈以扞疆場則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時有五臺僧眞寶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命之還山聚兵拒金晝夜苦戰寺舍盡焚爲金所得誘勸百方終不顧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旣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而德祐之末常州有萬安僧起義者作詩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其亦有屠羊說之遺意者哉趙氏曰後周書齊主緯既被擒任城王潛猶固守沙門來應醒志廬山圓通寺南唐時賜田千頃養之極厚曹彬等渡江寺僧來抗金陵陷乃遁去金主亮死山東豪傑皆起兵有僧義端亦聚衆千餘欲遁辛弃疾疾其將奔金追殺之金宣宗紀夏人犯積石州羌界寺族

多陷惟桑。遁寺僧看。遭昭。遁斯沒。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從。詔賞諸僧。鈴轄正將等。官明成化中。劉千斤之亂。康都督葉紫微。山僧惡通。剿之。通直入賊營。與千斤鬥。千斤乃降。崇禎中。史記言知陳州。以流賊充斥。乃募士。聘少室僧訓練之。此皆僧兵故事也。

毛葫蘆兵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三年。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爲軍。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軍。故以名之。宋爾直班傳。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大學衍義補。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葫蘆。成化三年。國子監學錄黃明義言。宋時多剛縣夷爲寇。用白芥子兵破之。白芥子者。卽今之民壯也。

方音

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喭。夫子病之。媿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世說言。劉眞長見王丞相。旣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又言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鳥。但聞喚啞啞聲。北史謂丹楊王劉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之相。不免時人之議。而況於士大夫乎。北齊楊愔稱裴讞之曰。河東士族。京官

不少。惟此家兄弟，全無鄉音。其所賤可知矣。至於著書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若乃講經授學，彌重文言，是以孫詳、蔣顯曾習周官，而音乖楚夏。〔原注〕左思魏都賦：『蓋音有楚夏者，士』乖也。則學徒不至。〔原注〕梁書儒林傳陸倕云：『李業興學問深博，而舊音不改，則爲梁人所笑。』〔原注〕北史本傳：『鄴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蚩拙，則顏之推不願以爲兒師。〔原注〕家訓：『是則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也。』

金史國語解序曰：『今文尙書，辭多奇澀，蓋亦當世之方音也。』

荀子每言案，楚辭每言羌，皆方音。劉勰文心雕龍云：『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

國語

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本國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國語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原注〕並隋書經籍志而歷考後魏北齊二書，若孟威以

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孫搴以能通鮮卑語，宣傳號令，祖珽以解鮮卑語免罪，復參相府。劉世清以能通四裔語，爲當時第一。後主命作突厥語，翻遑槃經，以遺突厥可汗，並見遇時主，寵絕羣僚。然其

官名制度，無一不用漢語。而魏孝文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違者免所居

官。〔原注〕魏書：『魏孝文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

之後伊維之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北齊書高昂傳於
即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社稷冲免冠陳謝
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爲華言孝文用夏變夷之
主齊神武亦英雄有大略者也契丹偏居北陲始以本國之言爲官名號令而遼史初立國語解一篇自
是金元亦多循之錢氏曰元史無國語解而北俗之語遂載之史書傳於後代矣

後魏平陽公丕傳不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雒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
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變俗之難如此今則拓跋宇文之語不傳於史冊者已蕩然無餘一時衆楚之
咻固不能勝三紀遷殷之化也

後唐康福善諸蕃語明宗聽政之暇每召入便殿咨訪時事福卽以蕃語奏之樞密使安重誨惡焉嘗面
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

外國風俗

歷九州之風俗攷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遼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續毛
飲渾以爲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戒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
附金史世宗嘗謂宰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
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尙存之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曰女直舊風雖

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欵曲，皆出自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又曰：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今則奕基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又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爲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邵氏聞見錄言：回紇風俗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於唐，賜遺豐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其俗亦壞。昔者祭公謀父之言：犬戎樹德，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由余之對穆公，言戎夷之俗，上合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國而長世，用此道也。及乎薦居日久，漸染華風，不務詩書，唯徵玩好，服飾競於無等，財賄溢於靡用，驕淫矜侈，浸以成習。於是中行有變俗之譏，賈生有五餌之策。又其末也。則有如張昭遠以皇弟皇子，喜俳優，飾姬妾，而卜沙陀之王永。張舜民見太孫，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而知契丹之將亡。後之君子，誠監於斯，則知所以勝之之道矣。

史記言匈奴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鹽鐵論言匈奴之俗，略於文而敏於事。宋鄧肅對高宗，言外國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遼史言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之所以興也。〔原注〕又曰：皇帝四時巡守，宰相已下，於中京居守，一切公事，除拜官箴，止行堂帖，權差俟行在所取旨，出給誥勅，文官縣令錄事已下，更不奏聞，聽中書鈐選。然則外國之能勝於中國者，惟其簡易而已。若舍其所長而效人之短，吾見其立弊也。

金史食貨志言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放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所爲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邪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繇是與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掄其弊祇益甚焉耳其論金時之弊至爲明切

魏太武始制叛逆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繁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薊之地陷入契丹且百年而民亡南顧心者以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是則省刑薄斂之效無所分於中外矣

徙戎

武后時外國多遣子入侍其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等皆因充侍子得徧觀中國形勢其後竟爲邊害先是天授三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誠蠻貊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邇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願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令解辯使襲衣

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距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昔。豈可不慮。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戎翟入居。必生事變。晉帝不用二臣之遠策。好慕向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竝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黉門。服改氍毹。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目覽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戎人廣其縱橫之智。雖有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野心。旋生於異日。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繇於此。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況於寇戎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取郢。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書。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夫匈奴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繇是言之。利兵尙不可使敵人得法。况處之中國。而使之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本朝諸王。尙不可與。况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彫散。以晉惠方之。八王之喪師。輕於楚漢之割地。冒頓之

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彊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餒戾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勝於城邑。以氈罽美於章紱。旣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習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但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原注〕謂四民。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名。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內徙。正當却邊人繒綵黼黻。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倡亂邪。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效忠。日碑葦節。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守不謹。邊臣失圖。則狡寇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外蕃。經營萬乘之業。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戎人保疆。邊邑無事矣。

明永樂宣德間。韃靼來降。多乞留居京師。授以指揮千百戶之職。賜之俸祿。及銀鈔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降人。正統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賢言。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蠻貊。待黎民如赤子。親之也。待蠻貊如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况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爲之哉。竊見京師降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

一其月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贍京官十七員半矣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竝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其運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籍而亡者不可勝計其降人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餽之赤子卒至於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在朝官員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爲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降人臣愚以爲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降人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也贍邊軍之給則效死而守職也足京官之俸則知恥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臣窺見達人來降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腥羶畿內無益之費尙不足惜又有甚焉者夫蕃人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降

人在彼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方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劉石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爲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而降人羣聚京師。臣嘗恐懼而不安寢。伏願陛下斷自宸衷。爲萬世長久之計。乞勅兵部。將降人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旣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上是其言。

土木之變。達官達軍之編置近畿者。一時蠢動。肆掠村莊。至有驅迫漢人以歸寇者。戶科給事中王竑。翰林院侍講劉定之。竝言宜設法遷徙。俾居南土。於是命左都督毛福壽充左副總兵。選領河間東昌達軍往湖廣辰州等處征苗。巡撫江西刑部右侍郎楊寧奏請賊平之後。就分布彼處各衛所守禦。然其去者無多。〔原注〕天順元年七月丁丑。兵部奏自正統七年至景泰七年。調去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隨征達官達軍共一千八百人。而天順初。兵部尙書陳汝言阿附權宦。盡令取回。遂令曹欽得結其驍豪與之同反。而河間東昌之間。至今響馬不絕。亦自達軍倡之也。明初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承平日久。種類蕃息。至成化四年。遂有滿四之變。

樓煩

樓煩乃趙西北邊之國。其人强悍習騎射。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

其兵致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漢之際。多用樓煩人。別爲一軍。高祖功臣侯年表。陽都侯丁復。以趙將從起鄴。至霸上爲樓煩將。而項羽本紀。漢有善騎射者樓煩。〔原注〕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按樓煩地大。不止一縣之人。則漢有樓煩之兵矣。灌嬰傳。擊破柘公王武。斬樓煩將五人。攻龍且。生得樓煩將十人。擊項籍軍。陳下。斬樓煩將二人。攻黥布。別將于相。斬樓煩將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齊受。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則項王及布亦各有樓煩之兵矣。蓋自古用蠻夷攻中國者。始自周武王牧野之師。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而管襄公敗秦于殽。實用姜戎爲犄角之勢。大者王。小者霸。於是武靈王踵此。用以謀秦。而鮮卑突厥回紇沙陀。自此不絕於中國矣。

吐蕃回紇

大抵外國之音。皆無正字。唐之吐蕃。卽今之土魯番是也。唐之回紇。卽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卽回。兀卽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原注〕遼史天祚紀。有回回國王。元非錢氏曰。謂今之回回。卽古之回鶻者。非也。其謂元之畏兀。卽回鶻之轉聲。則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稱畏兀兒。趙子昂誤。趙國文定公碑云。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功誤。高昌。僕氏家傳云。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今之寧路也。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徽乃併取。高昌有之。高昌者。今之哈刺和綽也。偉兀亦畏兀之異文。而同鶻卽回紇。趙歐二公言之詳矣。同回與回鶻實非一種。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西。回鶻同三國。世祖紀。定擬軍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文宗紀。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各一人。薛塔刺海傳。從征回河。西欽察畏吾兒諸。明史哈密傳云。其地種落雜居。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刺。不相統屬。又云。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則回回與回鶻。故區以別矣。惟阿合馬本回回人。

而元史蓋臣傳以爲其曰畏吾兒者又畏兀兒之轉聲也。〔原注〕册府元龜按國史敘鐵勃種云伊吾以回訖此或轉寫之誤其曰畏吾兒者又畏兀兒之轉聲也。〔原注〕册府元龜按國史敘鐵勃種云伊吾以回訖此或轉寫之誤也。烏護則烏乾也。後爲回鶻。乾骨則乾拔斯。大明會典。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爲西域諸番往來要路。其國部落與回回畏兀兒三種雜居。則回回與畏兀兒又爲二種矣。〔原注〕鄭所南心史長爲母者也。〔錢氏曰〕心史乃僞造不可信自唐會昌中。回紇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始雜居於中華。而不變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李衛公上尊號玉册文。種類盤互。縞衣如荼。挾邪作蠱。浸淫宇內。今之遺風。亦未衰於昔日也。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此卽今禮拜寺之所從立也。

新唐書常袞傳。言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戎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鬪。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然則自肅代以來。回紇固已有居京師者矣。

實錄。正統元年六月乙卯。徙甘州涼州寄居回回於江南各衛。凡四百三十六戶。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其時西陲有警。不得已爲徙戎之策。然其種類。遂蕃於江左矣。〔原注〕正統三年八月有歸附同二百二人自涼州徙至浙江。

明初於其來降者。待之雖優。而防之未嘗不至。福建漳州衛指揮僉事楊榮。因進表至京。爲回回之編置漳州者。寄書於其同類。奉旨坐以交通外夷。黜爲通事官。於大同立功。〔原注〕正統四年七月辛未。其後文教涵濡。戎心

漸革而蠻貊之裔。遂有登科第。襲冠裳者。惟回回自守其國俗。終不肯變。結成黨夥。爲暴閭閻。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馴其頑犢之習。所謂食桑甚而懷好音。固難言之矣。

天子無故不殺牛。而今之回子。終日殺牛爲膳。宜先禁此。則夷風可以漸革。唐時赦文。每曰十惡五逆。火光行劫。持刃殺人。官典犯賊。屠牛鑄錢。合造毒藥。不在原赦之限。可見古法以屠牛爲重也。若韓滉之治江東。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此又明識之士所宜豫防者矣。

西域天文

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書泥婆羅國。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歷術事。天竺國。善天文歷算之術。屬賓國。遣使進天文經。拂菻國。其王城門樓中。懸一大金稱。以金九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爲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蓋不始於回回西洋也。

【原注】元史張思明傳大德初擢左司都事。有獻西域稱法。思明以惑衆不用。

王忠文禕集有阿都刺除回回司天少監語曰。天文之學。其出於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

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閣。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此與今之利瑪竇天主堂相似。而不能行於元宗。

之世者。豈非其時在朝多學識之人哉。

三韓

今人謂遼東爲三韓者。考之書序。成王既伐東夷。傳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馭貊之屬。正義。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馭。馭卽韓也。音同而字異耳。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十年。東夷韓國人。率衆詣樂浪內附。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原注】晉梁書作弁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盡王三韓之地。【原注】漢書朝鮮傳。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竊聞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史記誤作眞番。衆國。三國魏志。齊王正始七年。幽州刺史母丘儉。破高句驪。濊貊。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陳留王。景元二年。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晉書張華傳。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竝遣使朝獻。杜氏通典。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此其封域與朝貢之本末也。劉燕釋名。韓羊韓。免韓。雞本法出韓國所爲也。後魏陽固演蹟賦。覩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此其風土也。宋史天文志。狗國四星。在建星東南。主三韓。鮮卑。烏桓。獬狁。沃沮之屬。此其占象也。宋史高麗傳。言崇寧後。始鑄三韓通寶。而遼史外紀。有高麗王子。三韓國公勳。三韓國公容。三韓國公侯。其地理志。有高州三

韓縣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

【原注】北史以辰韓爲新羅。

馬韓爲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縣據

此。乃俘三國之人。置縣於內地。而取三韓之名爾。

【原注】正如漢時上郡有龜茲縣。不可便以爲西域之國。

今人乃謂遼東爲三韓。是

以內地而目之爲外國也。原其故。本於天啟初失遼陽以後。章奏之文。遂有謂遼人爲三韓者。外之也。今遼人乃以之自稱。夫亦自外也已。

北史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恆爲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此又與前史不同。而唐書東夷傳顯慶五年。平百濟。分其地。置五都督府。其一曰馬韓。

大秦

今之佛經皆題云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興國號。非也。【孫氏曰】篇探釋藏佛經。皆題姚秦鳩摩羅什譯。於天竺距大秦國尙遠。不當題云大秦也。大秦乃西域國名。後漢書西域傳言大秦國在海西。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又云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此其國名之偶同。而傳以爲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固未必然。而晉書載記石季龍時。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稱佛太子。謂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以中國爲小秦。則益爲夸誕矣。

干陀利

韓文公廣州記

楊氏曰昌黎並無廣州記是送鄭樞序耳

有干陀利。注家皆闕。按梁書海南諸夷傳。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

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最。

原注梁王僧孺有謝賜干陀利所獻檳榔啓

周宏正傳有罪

應流徙。勅以賜干陀利國。陳書世祖紀。天嘉四年。干陀利國遣使獻方物。惟宋書孝武帝紀。孝建二年。斤

陀利國遣使獻方物。

原注南史同

以干爲斤。疑誤。

汝成案梁書無周宏正傳。傳見陳書。至有罪應流徙云。云則見南史。攷原本亦誤。當是傳寫時脫南史二字。

